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文集卷第七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墓志銘

采芬女子墓誌銘

出郊而望但見紫玉之煙舞鶴還來俱入泉臺之鏡春
寒南隴鷓鴣始啼水下西州伯勞空去留野棠于荒寺
拾落葉于崑山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生于南海命曰
東娥雪肌曰楊柳爲腰玉色曰芙蓉佻骨身嬌阿那非
關石尉之珠頰薄分明略比蕭宮之醉蛾眉勝于粉黛
秀質弱于羅紈鄰宋玉而三歲無窺問羅敷而長季未

文集
滿喜教鸚鵡似有怨而無情常瞋蛺蝶每春輕而豔重
至于青瑤窗裏明月初回白玉房
弄垂楊自見桂旗習
禮花紙能書憑淺媚
已題箋倚宿妝而弄簡玉臺清製
非惟芍藥之文太甲仙函卽擅靈飛之字微吟風引薄
蔡女之言才妙解天成過宓妃之受教是已冬閨寶押
作頌方閒秋期銀漢臨波微睇略修詞于彤管時寫韻
于青幃可昇近比芬椒遠吟班扇乃以迹珍私篆詩付
餘焚秘雕華之逸札自託蠶絲問縹帙于當今不分麟
閣碧玉瓜季之及季蘭蘋澗之時生本無雙何論天壤
名居第一自成殊邈鬢影彈琴笑文君之自耦樓中吹

笛無弄玉之俱仙倚袂如思橫波已淚加以曉鶯驚露
宵雁來霜眉長而易顰髮多而難掠青羅薦冷寧待凰
妃紫綺襦分初無鳳翼芳辰三五方洛陽而白嬌闌干
十二弔姮娥而微歎況復朔冰蕙減秋雨桐清緩箭宵
遙芳衾暮卷海棠零雨但有春寒桃花映日已成朝病
酥融錦幌瘦掩金泥瑤琰情持絕飲靈臺之露金盤罷
進詎擘麻姑之脯雖復五銖衣弱不稱慵肩片玉甌擎
尙勞纖手然而樹諼蠲疾願忘阿母之息夢草空襄豈
冀夫人之寵坐依屏幃無合德之回身容分圖畫異吳
妃之不飾華宮宛轉洞室優游鍼佩朝攜香囊莫解持

裾有望難留少女之風入峽看雲遙有美人之氣擘衣
未畢不復成妝將鏡非遲何曾得影繭牽情而冀續灰
落夢而徒驚執手卷然斂容而逝嗚呼某幼依苕琬得
近荃珠江左雙名慙是小喬之姊劉家清族終傳三妹
之才入室思君臨牀憶起初七下九焉忘共戲之時玉
檻瑤軒盡是同凭之地琴聲未絕素軫旋塵繡袂將成
珠襦遽慟雖事猶昨日人已千秋空幃流影而靈鵲自
驚寒門飛雪而哀鴻不返湘蘿罷月墳草易秋過蔓域
而裴回問芳徽之未沫呼名啞啞執筆芄蘭寫恨無窮
所懷何極祇以薰薷三過猶讓徐香寶樹連枝深慙韞

絮牀支翡翠空題瘦粉之碑泣冷瓊瑰化作相思之子
嗟夫零鈿悼以香銘其詞曰

猗與淑女四姓之良金香佩德玉節和璫爰自綺齡從
乎遠道寒渚楫雙室門縱早幼已明詩永言式則詞必
久慮容無愠色長爲妍質十七之季雲將比黛霜則陵
蘭雖以弱體會無情顏膠云脈續香虛魂返妙想聞樂
雙成促往仙芝枉服叢蕙何依煙寒宋宋月望離離姊
姑悼哀侍奴知涕匪曰私親感于嘉美東城之間藏以
芳土鶴還孤月媛嗥并雨白日照地無聲有光蜀鶻無
望楚些何傷悠哉美人茲恨在昔淒已千春視此片石

皇朝追贈布政使銜子謚忠壯記名湖南道員鄱陽黃

君墓志銘

君諱淳熙字子春鄱陽豐田村人也秉淵深之精穆峻厲之容童而居貧躬耕販以給養者近二十季篤學罔廢季三十由丁未進士分發湖南卽用知縣委署會同乃布顯政激清源誅奸宄養小民野無橫征之戾吏無簿書之煩行縣徒步止舍逆旅僕從不堪其勞君不勝其逸及移署綏甯增修前功儉以惠下直以抗上詞色嚴毅常若有怒時俗驚怪乃稱疾守靜其時 皇澤久屯旃旒有翩幙府惟干城腹心之材軍謀是咨君用是

扁舟孤征上下于江漢物見同異一夜潛發不皇齎糧
便貨僮鬻馬而歸今四川總督駱公方撫湖南知君嶽
奇徑下檄委署湘鄉君尙在告寮采竦望訝其非例奸
猾之徒聞名而先遯者蓋數十人到五月遭父喪去官
旣奉母遷長沙要經領軍擊賊寶慶奏功以知府用并
賞花翎又率所部復宐章桂陽二城奏保道員遂奏
君從征四川以先啟行聞寇犯定遠偏師馳戰凶徒數
萬望風奔甲奔走蒲伏者百里相望或喙息于巖壑輕
騎突進俄出其前乘馬陷淖逃寇呼嘯曾未返旆遂殞
命于二郎場年四十有五其日則咸豐十一年五月壬

寅也尸爲賊焚得其首合餘體而斂逾日又得左手別
匱藏焉嗚呼君負不世之氣臨事無讓很而不撓終一
出而折其命矣夫

皇帝惜忠節厚飾終追贈布政使銜予謚曰忠壯命采
功狀宣史館立傳錄其嗣世襲騎都尉同治元季三月
丁亥葬君于長沙大賢都之原戊山辰向兼乾巽宐也
夫人同縣李氏立君弟之子曰發卿爲後及女子子五
人妾胡氏並銜恤在疚怨乎百身念幽晦之永闕攷落
落之景行威惠存乎遺思壯節傳于無窮用儀古式刊

石作銘銘曰

於顯黃甫稟靈昌緒有淵其文厲節在古不卑小官眾
亦莫侮論不苟合獨斷規榘仍用貞固作侯心膺爰初
臨民禁暴綏毗猾吏負甄望風披昌不撓于上志氣剛
強無弱矜寡男女順常疏食飲水百里清明

皇師西征亦奮其功容色泯泯致果于戎歟彼飛隼如
霆如風有進無退其道乃窮伊勇昭孝天休允終考宅
湘濱以答勤民我皇寵終司使顯尊命不可贖俾後
作神于我黃甫運屈氣申幽讚烈光永貞不泯

鄧太夫人鍾氏墓志銘

夫家道之隆興自閨闈其有受祉蕃變秩秩舜舜愧飭

雖華惟率孝禮及身之祚延于百齡者則僕釐介福必
于賢母鄧夫人鍾氏潮州通判封叅功將軍叅岡鍾君
諱某之第三女也毓德承靈韜仁習度容儀豐頎衆耳
及肩初在葛覃階階遠聞叅功君靡國不到諏鍾燕譽
以同州鄧公孝友餘慶流蔭宐永請見諸子將合二好
于時贈通奉府君諱友煊方在穉齒相有厚福卽許嫁
焉季十三贈君失怙姑氏提攜孤子藐焉單婁以衰門
減禮將欲早迎父母難之爰詢女志夫人對曰父命于
鄧固願助姑服勞承歡其敢辭幼叅功君喜曰能明大
義吾無汝息粵于乾隆五十二季令月來歸于鄧君姑

夏太夫人勤節苦貞躬踐約素計口而炊比于下農井
臼之任夫人是勉父或賜之受以先獻衣服飲食無私
貨畜宛若之間肅肅雍雍故以介婦之行受傳政之重
承祭祀供蕢蘇于鄧室蓋七十有八年綜其徽音緊實
巨孝當姑老多疾安其扶侍夙夜牀下未嘗俟召先意
輒知姑忘其病方產元女而姑疾轉危爾乃以孝斷慈
呱呱勿子遠同郭巨事親之誠下抑姜龐溺子之哀道
通神明福祿大來姑病將革執手謝曰婦善事我勞苦
勤矣吾無以遺汝願從此以往衣文繡食甘珍子孝孫順
以至于百季盛矣哉至矣哉用能膺受蘇祉景命有僕

子仁塋歷州縣府道三司數十城之祿仁壽仁達亦有
品秩印綬之封爰及慈孫文明焯煌一道二府貂珠有
華五男二女孫曾數十素業廣昌童婢百餘房室土田
爲州大門 皇封三錫夫人敬受食天之祿又四十載
旣近期頤神明不衰季九十一以同治三季冬月日薨
于里第惟夫人以孝爲本以慈爲用初在鄉里損己濟
貧卹宗睦嫺黽勉有無從子在官訓以慈惠尤勤民灾
數爲大施迄于暮季力豐德隆三因五鄰罔不周逮至
其柔敬以事夫仁嚴以訓子搏節以明禮溫和以養德
老而愈莊貴而彌儉凡彤管之所紀蓋難得而縷焉通

奉君之卒先于夫人二十有五季旣葬歷久孤子仁塋
以合葬緣于自周幽宅宐于奠安遠惟古制別考靈域
龜筮旣從遂舉封樹之禮同治四季春月日葬夫人于
某原榮哀終備大德允睹旣別起北隴宐有議銘乃刻
幽石其詞曰

簪在鍾媛爲晉禮宗輝映永矣賢母嗣輓幼孀于鄧思
媚君姑以孝以敬以大其家勛相夫子衿纓是戒天祿
中積孤其盜賴穆穆夫人訓迪底成烈烈中子顯爲名
卿福流列邦祿萃于躬富壽康強子孫其逢雖休勿休
增益蕃昌耄貴猶勤比于敬姜天寵旣赫姻黨瞻儀百

歲之內爲楚女師孝事終矣五福亦備奠靈高原松柏
翳翳追徽記音以詔幽泉承慶百代藏德億季

常文節妾蔣氏墓志銘

太宐人蔣氏父名曰光其先澧州人也北渚芳蘭秋水
夫人之國秣陵桂樹仙源小妹之家未發南都從游東
冶衡陽常文節公輅車度領畫省熏衣但寫荔支方求
苜菜以道光庚子曰歸官舍夫其婉約令嫺承歡敬訓
女君哀其窈窕師氏識其澣衣生二子三女而有尪昌
之難文節授命夫人殉焉桓宣城買德之郎將歸羊肆
劉太尉晉陽之婢暗泣虬須太宐人涂碧毀容赴丹明

節廣女之貞心愈烈秦休之內息無方竟護諸孤生還
故里卅季之內家道復隆東閣之門再開百尺之桐方
以季卅有八同治九年正月乙亥卒于里第所生子鼎
先以詹事府主簿請于所司有誥封爲太宐人適子豫
追念艱危躬卜幽宅以其季月日葬于挖北禮也長子
豐扣心思德齧指銜哀及息女左氏孫氏楊氏竝憐柔
儀增傷苦節胡顥之孤衷靡寄金盈之長結如何霜露
淒然風焱未已豈直汝南李氏克配周侯潯陽孝廉始
知陶母銘曰

知陶母銘曰

天墓志

磨金愈皎焚玉知貞存孤濟難厲節忘生桓禽飛矣黃

鵠悲鳴宋寥元夜蕭瑟松聲

張祖同妻周氏墓志

孺人姓周氏諱孟儀長沙人也父某某官績之通禮贊
魚之教方成湘浦傳芳荃葯之門始大東方月出纁幣
五雙南國桃娛華季十九同縣張君祖同名父之子弱
冠多才薇蕨相望棗梨斯贊管嫌承女未稱新妝今訝
荀妻惟傳絕豔孺人逡巡四德婉孌雙心畫蛾眉而恆
待明星御鹿車而無妨織手琴書之暇箴管多閒下帷
而問字頻褰勸學而鳴機更軋至于青軒月始朱戶春
餘烏多長樂之聲花有忘息之色秦嘉暫別已怨皇靈

曰季相逢乃傳賓敬既燕且譽十有一季而以淑慎自
持溫恭有度姜家堂上喜孝婦之湘魚石氏牀前代光
勳而滌器顯章之嫁惟奉于歡容趙母之終自投于婦
手愉瘳應于禮典宛若憶其怡柔代室未幾當閨俄掩
倚桂樹于姮娥惟餘藥曰采靈薇于驚女但有回川同
治九季十有一月壬寅感疾告終號佛而逝春秋三十
有二王婉羅之雲樓不偕君寶楊容華之長簾留與安
仁青山有埋玉之邱白蘋非張幃之地粵以十一季月
日葬于縣北文衝之原夜壑有遷朝雲無所追其高致
殉以兮石刻茗華之二字藍田之舊壁難尋賤薜荔之

文集
一篇楚國之春蘭不絕

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剛直彭公
墓志銘

公諱玉麟字雪琴衡陽人查江何隆彭氏也其先蓋明
之世官洪熙中有光祿大夫顯明來居成族遂爲著姓
祖啟象父諱鳴九並有名行詳于縣牒公承先德功位
煊隆行狀登于國史勛績紀于賜碑薄海周知固無述
矣爰起孤幼有志功名及履崇高超然富貴然其遭際
世所難堪始則升斗無資終則帷房悼影但恥于侏儻
一從豪宕吳音楚服炯然冰映其用兵也眾所疑議飄

然赴之其辭官也人所咨起倏然去之常患咯血乃維
縱酒孤行畸意寓之詩畫客或過其扁舟窺其虛榻蕭
寥獨旦終身羈旅而已不知者羨其厚福其知者傷其
薄命由君子觀之可謂獨立不怙者也晚邁海氛起防
南越自謂尋其死所乃復動見扳纏因積悲勞加之瘴
毒重感末疾遂曰沈彌頻表請歸釋兵養病咸謂不起
猶強遊吳越光緒十六年三月甲子卒于湘東里第年
七十有五粵曰其季十有一月甲申葬于衡陽章木寺
之原始卜青烏得茲吉壤訪其山名正同公諱斯蓋天
啟滕室嶽配申神略取諧聲改曰餘慶坦禮也埋息地

下鬱鬱千季宐泐幽詞以畢深恨其銘曰

豕韋作伯斟雉師王一顯一隱何晦何明烈烈尙書婉
婉儒生始同公瑾舉酒麾兵旣奪小孤簫鼓和聲左右
楊曾江南底平雖辭圭組卒踐台衡爰四十季枕戈衽
革軍民晏然還其枕席公獨羈孤蕭條老疾凡我同袍
莫同其戚積感終身浮名四域貴壽非我襟情自惜華
采終照運數俄遷晉時鼓角今日山川虎气騰雲龍劔
還淵長松蔭國美櫝在原祁連賜冢尙僂負天華表千
歲玉樹重泉梁鴻可傷叔譽徒觀

皇贈侍郎賜祭葬光祿大夫貴州布政司使王君墓志

銘并序

君諱德楠字朗卿江華黃竹柴人其先廣東東莞王氏
祖達敷始遷領北父諱燦羨母謝氏三代均以君官二
品立功特賞一品封咸豐初領外盜起蔓延永桂所在
團練君兄吉昌最有名曾侍郎治兵衡州遣平甯遠道
州土寇君季十六從兄跳盪巡撫駱公知其材及大援
江西兵餉並匱率偏旅備資糧合曾部圍寇奉新昌吉
追奔深入推鋒遽殞代領兄眾遂留江西從克瑞州豐
城身被七創出境援浙收衢五縣時曾公引退軍政無
綱君官五品例難獨將因用助餉議敘擢躋道員俾聘

高逵抗衡列將玉山衝要遂專防守危城屹屹寇來如
牆踐雪乘堙拒戰九日兵食俱困智勇沛然乃躬率帳
前夜焚寇壘寇帥李秀成卽曾公所憚也三戰三合卒
遯廣豐奏功賞花翎加按察使銜逮蘇杭竝陷曾左斂
軍唯倚鄱東以通餉餉羣盜洶洶志圖衢信孤軍屯距
經三百日六被長圍曾無蟻援寇竭其力我不告勞
詔賞勇號部從優敘而逋餉巨萬軍士散亾自劾免官
釋兵待罪浙撫左公方困龍游奏以自副軍竈未黔堅
城立破具奏復官留浙自後驂靳高蔣號爲三軍奔命
五季周旋閩越凡五得奇捷十復名城再被重創功名

赫夷然左公咄嗟使人患其驍直急則優假緩則厭之
初調赴閩奏署按察使軍中受印季二十九旣遷布政
復從援越左公自擅圖學習講方輿每按地圖遙授節
度嘉應合圍汪海洋兼行突進圖相影響君與劉典竝
遇黃沙左公令屯江口周履形勢枯瘠偏荒路絕行人
乾灘舛水改用便宜移屯北溪甫至而右屯已潰海洋
督其勁黨漫山驚隴龍旂數百衝鋒電掣君曰必舛可
虜此易禽也張翼避之伏槍叢擊海洋蹈舛餘醜遽降
投兵殉跪俘四萬眾寇平加號達沖阿賞黃馬褂左公
知兵事已定恥絳灌無文諷令乞歸遂請終養及西師

大起復奏自隨總統甘南定遠諸軍受降十萬眾賞頭
品冠帶母病告歸終喪三季君孝性純至忠以移天幸
值投間兩還侍養曾胡並有奪情之痛唯君無憾焉左
公內召宿將竝從受命教練京營再督所部治涿及永
定河隄 特詔勞勉而時將偃伯朝論右文舊日臺司
屈于巧宦醕賢親王博求英莖獨惜其歸託之浙撫糜
以差委旋議援交趾遣將十營且署廣西提督自誓夙
綏固辭新命客將崎嶇要荒狼狽扼關助戰大捷諒山
廷議罷兵復從初服卽家拜貴州布政使自藩閩至是
三十季矣岳牧之班邈無同輩黔撫潘公當君顯時昉

官州倅及將交替越次授印按察司君夷然自抑在僚
如屬勤于職事必持大體婺川普安民苗私鬥按兵遣
諭威信允孚然積苦兵間重創十數南征感障舊疹彌
增炎緒十有九季二月十二日卒官季五十有七巡撫
崧蕃公問疾唯以島夷窺伺爲慮故奏稱平居衡論期
于破敵勤清忠毅足爲砥柱有 詔優贈官予祭葬以
明季某月某日歸葬零陵禮也君通籍卅季在官一考
位隆祿嗇論者同悲軍獲之貲悉推贍學于永州勅建
書院直輦萬金畿輔水災出祭租千金助振疆臣特奏
坊表再旌豁落樸誠亮爲楨榦膚功易著抑志誰甄爰

刻幽珉將爲史補銘曰

鵬巖負海代鍾英挺
咎哀賜劔今功銘鼎
琅琊世貴祥覽雙名
洞溪卜宅三世昌卿
鎮惡童奇荀都早達
舍之則藏功而不伐
羽林典午貴築編丁
人驚宿將自吒新
硯安不償勞脂不自
潤沒視巖疆盱衡國
豐龍淵始化鼇柱忽
移湘淮灰滅將相星
馳巨寢偃然鏗鐘不
號何功何名孰咷孰
笑青松覆壟大樹搖
風永薶奇氣屈作
長虹

振威將軍張君墓志銘

君張氏諱紹堂字又堂合肥人也宅于江甯

皇二十季秋考終甲第長子錫珍先從淮軍典司軍械
前一季病故其弟士珩代之奔喪歸葬時東夷有風塵
之驚廷臣譴囂倉黃促戰指斥淮帥及其私親淮帥李
鴻章君妻兄也器賞三甥均寄重役飛章告變誣爲邦
沟遽勞名捕若且忤胡越士珩自瑩還詣上元對簿諸
子遑遑莫敢營葬幾二季事乃白坐舅甥不嫌奪職淮
軍聲名埽地矣君本謀興淮軍朔中興元從功臣也又
與李密姻平江南四季引疾終養三十季未嘗出家門
淮人督撫提鎮半天下執傾中外君無竿牘之問類先
知有今日者而歸葬之日猶幾爲兒子累孤棺縣縣封

樹弗營古人所爲感喟于功名之會也自曾國藩避事而推淮軍訾淮軍者復推湘軍及夫朝鮮失援二京震驚湘淮軍竝無威使論者猥疑巨寇之平徒天幸耳冒刃陷陣今也則亾李名旣陸曾計亦乖一時之將相烏足榮乎恨是非不明辱及國家後世讀史莫識其所以成敗卽君雖超然善終而地下之憾將無窮也義軍之起本以自衛推鋒習勇久豔其利敗不任咎失城無罰故折而婁奮挫而不撓今乃越國縣軍動輒牽連敵兵未交已若潰亾韓白之將復何所用諸帥汰然怙其富執忘初窮勞而欲倖功不叛爲幸敗何可得而淮軍

坐食饋餉幾三十季有累卵之危無橫草之功知進不
退以至于此使稍思君告歸之義知閒居之樂解散部
曲豈遽終廢故論君行述非獨見淮湘之廢興卽天下
大計可指而見君十五學書二十學劍三十從軍四十
退閒凡在軍克城二十破壘陷陣功可紀者百數由監
生擢至記名提督得勇號翎枝又以子官封光祿大夫
其伐閱富貴皆非正志獨好儒術教諸子孫竝令從名
宿大師及君之卒兩子貢舉有文名長孫亦舉于鄉矣
淮人六七督撫未一歲而皆罷由是知早退者之善自
惜其名也君以甲午七月己亥卒季七十有六歸葬其

縣棗林岡旣紀功于豐碑爰具敘淮軍本末以昭智勇
而采羅榮光之誄以爲之銘其詞曰

淮軍勃興始張靖達維公成之與湘比烈劉吳周潘皆
深相結實定中原李乃建節爰初犄角驂靳俊豪始搏
寇吭復無爲巢中輔贛南偏師騰蹕躡徽鏟甯三階以
擢戈船三翼焱馳電驅江滬一曠會師于吳下縣十七
府二省一劇砦堅壘彼焚是櫛吳之初夷莽伏櫟叢輯
我彫戶仡我崇墉建康之廬軍市十五抑之歐之民復
其所竈丁弗飭撓通皋西負海十舍摧旄刈倪諸將遂
巡莫敢先發率士九百奮其斧戍功成不居幡然遂初

攷其羽葆御其板輿難進易退古之亮節今也視人爭
翕翕熱我公高尚并世所希建康神皋獨鶴與飛子姓
英英總轡皇道母顧而嬰楹書庭誥自母之殂神亾質
在曾不終星亦歸東岱峩峩濤霍湯湯淮淝將軍一公
雲日無暉亂曰世之論人以成敗毋自敗名以爲世快
誰能逍遙外生之外薶茲幽詞作鏡千代

皇中憲大夫候官陳君墓志銘

君諱景純字安卿候官人也其先世居閩螺江蔚爲儒
族衣冠文學迭踐清華獨守一經有同素士父諱觀海
以嚴正訓迪延聲閩里君孝思純穆神情淵靜總角之

季研精六藝弱冠通虞氏易厭心名理不求聞達早喪
元妻遂高不娶慈親衰老樂于色養雖啜菽盡歡而瓢
飲屢空子琇瑩閔其勤斯謀治生業輒荒爾曰君子息
道貧乎何患端居寂靜凡卅餘載族從姻友並爲盛門
財貨委積或託以釐理至其家計米鹽未嘗屑意也及
夫訓翼有成翰飛天路出典南選入掌西臺君布衣里
門無改雅度蕉葛升越不滓京塵光緒十四季琇瑩督
學河南當家官舍固請迎奉翻然命駕未及稔歲遽聞
弃養烏乎豈鴻鵠之舉倦于長風將使後學一瞻德範
故無嘲于牖下乎粵以十五季七月七日卒于開封學

院春秋六十有四明季月日歸葬本縣佛子山先公之
域禮也君廉介矚然而勇于周急淡于物欲然嗜藏書
自閩之豫踰山越海琅編玉軸屬車相望乘輿蕭然襍
被而已彼都人士以爲美談若其蘊蓄志趨觀其子則
知之矣不有隱人何云名德貞而必曜乃作銘云其詞
曰
儒林邈矣乃盛于閩咎聞星里今見高門高門有瑋一
家四使竝佩瓊琚俱收杞梓有碩其儒被褐懷珠雪白
蘭芬素絲不渝敝廬誦易淵淵金石鶴鳴登天尋聲考
迹誰謂弗彰河洛是儀仰之俄高哲人遽萎華不期久

實焉斯茂師友寂寥山阿回首北郭幽宮松柏有嚴古
賢沈冥慰我于潛

瞿學士妻吳氏墓志銘

夫人善化吳氏諱世慧字曰靜儀其先歛人也祖銑通
管商之學見重郡司父諱元浩以舉人試令河南知襄
城汝陽二縣母余氏同縣名族甲科相繼夫人幼而端
敏孝婉令儀季十二居父喪禮度稱情有若儒士淑問
喈喈鼓鐘千里十九歸同縣瞿君卽翰林侍講學士鴻
禧字子玖之元室也弱冠秀映賢能自退下帷守靜悠
然琴几閨房相對朗如連璧其家澹肅穆君舅威嚴子

姓中外進退多愍夫人委佗觀志思媚君姑食貧燕爾
在勞而逸及相夫成學文通譽顯我黻子佩彥髮如雲
旣無汰容又無靳色可謂威儀棣棣德音不瑕者已季
二十有六奉姑就養于祥符學院爰初侍宦旅館金明
移柳依依夭桃有灼朱幘翟茀望若仙來而華盛難居
葆真告謝深達元化豫剋終期光緒三季七月辛亥歸
卒于使院春秋廿七以夫官加級晉封夫人越以五季
九月歸葬本縣南鄉之原三族惋焉鄉朝唁歎同穴之
哀吁其永矣長子宣聰三歲而夭復產子女各一然皆
不育有福無祿命也如何然貞脆有常榮枯非我浮雲

雖逝流芳不沫追尋達旨式瘞幽銘其詞曰

周姬分子蕃變江南穆穆季蘭毓秀湘宮芬華必合媛
彥維雙有禮有容釐女釐士孝婉猗狔和于婢使未貴
而章圭璋特美朝榮旣曜幽思潛悽臨川感逝弔舊知
離宛其卷然如月之西遺悼在茲留恩委化薶此琳玉
以光厚夜竹筠松尖惠心無射

李編修妻郭夫人墓志銘

并序

夫人郭氏諱秉慧字曰智珠湘潭人也祖父汪璨鄂縣
令耆德儒文爲時宗匠父諱如翰第進士早卒母石氏
端慤嫺禮夫人其長女也郭氏閨秀瓊暉玉映諸姑弟

四者嫁湘陰李文恭公尤擅才名竝傳詞筆夫人三歲
失父端敏夙成鄆君憐之託于愛女時姑子方有雋譽
學行斐然擇對邈焉務求嘉耦合茲兩美用結重昏季
十六于歸卽翰林編修贈榮祿大夫諱杭字梅生之元
嬪也問名之始三族咸歡玉鏡披帷謂迎仙匹文恭主
文嶺雒並以家隨琴瑟房中傳爲雅頌及媵佳婦復有
才名進拂青衿退吟紅藥美談衍于朝士淑問冠于湘
州而理美難當瓊華易謝君姑沈疾侍養徒勞心弱魂
孤恩深創鉅發聲歐血銜索枯形文恭譬喻多方孿親
靡奪嚶啼失母姪从從姑粵以道光十有九年正月甲

子卒于開封官舍季十有八其季七月歸葬善化藕塘
之莊原西山卯向編修後卒考貞別葬宜也越五十一
季嗣子輔燿重修封樹惟夫人懿孝明智鄉國有聞文
恭旣命編修刊其遺集自爲製序其傳久矣而志石弗
刊將待厥後今子女孫曾追遠不匱以闔運新撰縣牒
備錄芳徽邦乘有徵幽讚是采礪石書丹乃爲銘焉其

詞曰

湘詩復古小芋先聲匪唯稟潤亦賴和鳴麗矣紅薔溫
恭相敬夭桃春始季蘭禮盛本期百歲才逾二季璋祥
未兆髡右俄捐豈福不洪維仁歿孝高謝禮華冥心正

覺善終啟後久逝如新彷徨局隧誦習靈文三世既昌
百聆方半式嗣芳型刻茲華琬

慈谿令秦君墓志銘

并序

君諱簧字鹿笙吳人也其先爲高郵名族康熙初有秦
文超以湘潭舉人授浦江令遂爲湘潭人焉文超文學
政事著名當代縣志有傳浙民有祠君卽其來孫也曾
祖用易候選訓導高澹不仕祖之鉉嚴正正儒父諱昌
淬居貧厲行君少承祖訓孝弟慈良十歲能屬文博覽
藏書多所輯錄鬻鬻不給束脩供養道光末最有文名
軍興學廢閉門雜誦湘陰郭舍人舊客縣中欽君才品

及總東餉薦之自助于時湖南饋餉悉仰湘潭茶榷貨
征歲輸倍萬雖莞篳囂若在鄉培凡主本縣及岳澧鹽
稅十有六季院司貪重同治甲子鄉舉弟九三試益困
乃從例敘試用浙江知縣湖南貴州巡撫追敘前勞改
試用爲候補加同知銜季五十一以儒爲吏同官迂之
光緒六季譚尙書撫浙蘭谿請令遴君署事治以廉敬
訟平盜息強幹之吏見謂弗如遂移鄞令疲難稱最兼
瀕海通商賈胡畔渙會有商訟例屈法申夷君準理折
之鄞民謹服則以爲俗襍煩媮宜崇禮教旌孝女錢石
躬祠會稽民王_三子以章義癉惡姦_昌靈文_誦作_俯張

本府察其廉明更左右之用是回遁革心令若流水譚
公巡部頌聲洋洋君之發名自此始也十季補海甯令
十四季調補慈谿甯海民習械鬥定邦王氏至築堡拒
官君輕騎喻之礮衝馬首因發火槍立仆凶渠旣除首
惡從容聽訟又捕斬劫賊凡五十餘人更爲健吏及涖
慈谿淫雨爲災請卹未頒饑民待哺自貸金粟人分銖
勺眾感其誠不待官帑明春大振因興工役百季水利
一歲報成旣積息勞兼傷暑溽夙患溼蹇致茲風沴決
事還寢遂病不治十六季六月甲子卒于官舍季六十
有七明季三月歸葬湘潭移風鄉洪灣之原禮也惟君

三典劇縣脂膏不潤在鄞納餉司庫吏浮其數甯海政
孚逋賒悉登耗羨餘金一無所取顧坐前任負累萬金
身沒之後幾傾其產而所至民便所忝民悲可謂月計
有餘古之良也然疋尙所存不樂久宦三入浙闡一爲
同考墨黃校閱意復欣然諸子門人輒勉以學曰侍從
論思儒者職也才志殊途又可悲已銘曰
秦之遷湘如范徙陶雋矣浦江德音孔昭六世克紹復
惠東甌爰始青紵以文爲富兵不廢業貨不自贅翹乘
弗往公車是儼服政之季始軫其弼亦剛亦柔克究克
宣庶慈我民以贊化元胡不黃耆政成而老悽悽輿誦

翩翩江旒巷泣雖哀璞完爲寶仙山西秀是樂歸北有
子溫其顛頊之球無日不顯我銘在幽

張安化妻錢氏墓志銘

并序

宜人錢氏嘉興人藪安吉士之女孫平湖張侍講之冢
婦也父諱元均詹事府主簿母王氏稟玉清門執笄文
苑年廿二歸張夫曰憲和字文心咸豐九季舉人湖南
安化令循吏儒林時有美譽宜人鬢笄端淑娣靜有儀
以姪從姑入門改服持喪哀敬三族稱焉承事王姑克
恭家法四時之祭季蘭尸之逮卅四季簋饌豆胙雞鳴
佩玉刀匕無聲中邁寇凶扶持遷徙雖極顛沛係心如

在用受胡福家道繇康然雅性寬柔言無疾遽從容鎮
物珩璜中節嘗避兵山舍粹有劫徒率眾突門家人惶
駭整衣出視識有舊傭懷以好音命酬顧直眾服其雅
量紛然而退夫罷常甯催科未集猾吏獻計將因籠斷
宜人進曰此彊言也正以臨之彼刃何患其能持大體
如此令君全名止足高澹超然非有賢妻豈無俗累昔
稱萊霸諒不虛矣旣嫻婦禮服無靡麗絕情燕好息意
游觀同治初汎海南奔夫嬰暑疾旅僑江夏誼絕親交
邁危不驚求醫懇怛孤心隻影貞感神人僅及五旬衣
帶穿敝神傷質朽蓋有其由愛女中殂故鄉暮返升堂

尋迹殆若魂歸猶勉督夫子重興堂構鄰閭凋劫量情
振救其在官也獄囚冬繫親絮衣裯尤善綴箴如完裘
治慈聲所被非但嬰睨靜處勤行不汙豐約爰暨中壽
參髮如雲將謂遐齡奄從大化庚寅七夕家廟薦新前
夕登臺徘徊月露逮明將起忽眩于牀子婦扶承請從
姑息強衣庀具俄遂維箴以是日昏時卒季六十有五
巫醫靡措警欬猶聞二息號咷令君驚還不傷其歿但
恨其速也於乎盡矣粵以其季月甲子葬于先塋千里
郵書百篇誅德闔運妻蔡夙奉貞槩緜憊之中請文述
美人生無歿彤管何書旣怛且悲乃爲銘曰

越錢光國彥媛清華嬰山詠玉重喜宐家淑人有姪令
德孔儀在貴實貧克遠紉羅昔學舫齋側聞孔釋括羽
瑩金情和性莫詩人所稱筐筥是恪躬匪懈洋洋所
託播遷誠憊游宦何甘言贊君子還守菽黏資老留愛
嘉湖弛擔何以卒歲夫耕婦蠶眷此勞生勉求無有得
喪非我不龔爲咎揮手浮雲冥心仙耦跂彼星明淒然
秋窈珠湖瀏矣玉帶如環靈不好游豈念君山芳菲不
沫儀範無刊刻文蒼玖記思筠斑

常儀庵先生墓誌銘

竝序

君諱豫字儀庵衡陽人也先代以老功世官與明終始

及君祖父父子甲科位登牧伯傳于國史君秉性端
巋弱不好弄進退有度其容不改服翫詩書靡樂紈袴
季十九自京師還應鄉舉與道州何紹基益陽胡林翼
並有美譽達于朝官州郡貪其高賢父老驚其季少遇
有通塞七舉弗升卅五始以異等充本縣選拔貢生再
遊九門居然老宿公卿側席同舍聳焉初登上第俄遭
覆落于時

文宗踐阼推恩大僚以父任例得寺曹始官爲光祿寺
大官署署正旋以助餉議敘爲部郎非其好也間二季
省覲江漢丁荃昌之厄昊天降割九地崩摧憾重舛輕

迺圖權濟泣血潛殯五喪並獲方在民舍凶酋奄至持
矛躍馬醜謀破門君隱伏芻薪之中矛中其履若有冥
佑寇瞑而行大軍入城 詔求忠後君扶服送喪間行
歸衡鄉兵方起侍郎曾公方困軍資君上先公奉銀及
卹賞費凡數千金以振其闕然以酷難屯蹇身家顛沛
絕階功名終于息患矣君行誼高騫慎言敏行然諾不
欺有同季路雖在閭巷夙宵家國創立團約大修山堡
工費鉅萬不請公錢密戒不虞尤深其慮姦民盟結輒
遣謀鉤未發已禽莠黨摧落又躬至南海咨訪夷情總
督勞公疑其求仕乃助資輸官議敘以道員候選君識

其意逡巡便歸當塗貴人莫見其面然天性樂善飢渴
人材喜聞勝己勤于引進意所不合怫然義形少精音
律晚習壬遁湖海術客亦常盈門自推外季早飭其備
卒前十日猶意氣岸然寢疾三日以同治九年九月己
丑卒季五十有六豪傑之士莫不震悼如何中季殲此
奇寶平世尙文而君弗達危時須材而君自闕鄉鄙蒙
祐而君弗留友朋杖信而今靡就以明年六月丁卯葬
于衡陽十二都石合町之岡是用薶文重泉瘞君之憾
鐫銘勳石紀君之愿

銘曰道山之麓巖阿寂兮志士過之行躅躅兮惟此楨

文集
榦遭摧傷兮臥于幽局望八荒兮古今之豪同一邱兮

君宐安兮山之幽兮

皇清誥授

榮祿大夫
振威將軍

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安徽兼提督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唐公墓志

銘

并序

公諱訓方字菽渠常甯人也先世自監利來遷世有英
賢曾祖侃縣學生員祖恂父諱棣林學行淵懿隱居求
志並贈一品階官公幼沈毅豐頤秀眉初受禮經服膺
襲王之學道光庚子鄉試充舉六絀于禮部習業京師
東脩求誨者文卷盈門義取仁施以周友急清泉唐生

安仁段生旅殯不歸舍車載柩徒步許鄭之郊賣衣供
費同時新甯江生以送喪顯名公之行人莫知也咸豐
初軍興太傅曾公貪其宏篤版領偏師攻寇蒲圻興國
蕲有功以名字號軍爲訓字營營官凡名戰二百收城
三十以教諭在軍六季累擢授湖北糧儲道有 詔解
軍赴官以勸助勤所部精兵聽擇將代領於是江淮帥
臣疏調自助者月有三四湖北巡撫胡公執奏留鎮連
擢按察布政使竝就鄂臺蒞之以宿威翔之以雅步屬
大帥左次老昌波蕩督府旦開莫敢晨炊公單馬雙劍
手刃反虜出奇設疑民心大定

文集
穆宗初元淮皖內訌前帥因喪解官薦公爲安徽巡撫
督師臨淮固保肥渦孤軍飢疲躬食半菽煦噉遺黎鉏
仆元惡僅逾兩稔復覩太清然後招流亾給牛種將敷
富教之政而援軍媚于湘師浮誦擠公廷議依回 詔
還湖北署臬使旋守巡撫撚寇北侵亟遷直隸布政使
入對

兩宮 天言咨美俄治防河沼讓功于寮羣望缺焉藉
公事免官俾領防務其時羣盜北趨六幕並開主客相
躡寔賴和輯內外台衡咸謂宥再典旄鉞騁干康衢行
義之志因時舒卷解嚴告歸嶧爾明農其縣有鬻舍臨

乎雙躡昔季所主講也歸敷學筵仍若布衣鄉人來見亦忘其貴蓋其冲素淵曠夷險一途固非榮辱所能累已昊不憊遺遐莫忽終季六十有八光緒二季二月丁丑薨于里第粵以其季閏月丙子葬于縣西藍江里楓坪之原遺命省約殯葬振助貧寡自斂至啟錢穀所存濟者老幼數千費逾萬金傾縣祖贈道路舉哀以過喪往往失聲可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矣公起家儒門膺祿孔厚妻子奉養裁比上農族姻師友無德不讐自少爲文章老猶撰述皆不尙華靡自行其素夫人同縣劉氏以事姑至孝院司表聞朝旨褒嘉表樹里門長

子鏡心道銜廣東候補知府次敏眞兵部車駕司主事
遷郎中次準經鹽運使銜湖北候補知府次敏正以蔭
爲光祿寺署正早卒鏡心等奉喪吽嘑靡所寄哀闔運
管同艱難中參賓從悲公德隱于功實過其名乃刻珉
九京以昭幽夜其銘曰

峩峩白阜潭原之奧有曠有崇天作靈囿達人膺神文
杳深純亦第亦爵猶弗竟申林臥虎耽曳杖是甘優游
義林虞淵弭驂宰上之柏居貞是度悠悠漢淮民念斯

宅

蔡夫人墓志銘

并序

夫人蔡氏諱執生湘潭人也祖璜以義俠仁聲名聞州郡祖母嚴爲縣女宗父諱榮森初名曉源文高列校隱居不仕母高塘李氏奕葉名門早凋慈蔭夫人依侍祖母備嫻工德織紵繡組漿酒齊菹竝精絜華馨爲女士程式季十八父友丁取忠方善閩運誦而媒之閩運少喜標置不樂土風未之許也他日丁復言蔡女高傲或勸勿媒閩運遽曰女中安得高者請願娉焉問名之夕夢通謁者紅錦金書唯緹字朗然旦得庚帖越二歲來歸故字以夢緹然舉止任情語音愴重又不樂也旬日泛問家事欲難以所諱應對敏約婉而有禮始敬異焉

自是三十八載凡大義所存世俗乖刺之事夫妻處置
不議而同遂專家政聲聞于遠旣習禮容尤矜風格明
眸廣額參髮稠如姻家黃嘗大會族親滿堂黻佩或問
誰爲王嫂黃母笑曰劉婦萊妻一望識矣同時陳鄞縣
妻裴光祿妻張安化妻並有才德咸共推襟商北陳母
攸龍母衡陽程母者媛母儀俱加欽愛訓約子女有過
嚴師幼無帛襦長無靡飾初嫁之歲躬不勝勞乃自習
勤遂能薪汲君姑篤疾夫適計偕暑竈寒庭親供藥餌
由此勞痼深纏筋絡每發垂舛遂以不瘳然自力起居
彌加圭絜徹衣之日尋無纖塵若其祭祀之致虔賓客

之報贈雞鳴佩玉我孔熯焉自以居貧恆嚴取受頃歲
絕食有致金求夫文者笑曰當作則與文可鬻耶已而
夫果卻之相視蹶然母李病時留金從母約取息以嫁
女後不如約舅子欲質之謝曰齋裝有辦又彰先妣之
過慮吾不忍也斯可謂持大體有士行者已然性褊易
怒周防已甚樂于形役曾不自休生子女各四庶女有
六夙夜顧腹未嘗安寢菁華早竭重以三殤餘喘雖存
積損銷骨季五十有七光緒十六季九月己丑遽從奄
逝遺言卜葬欲近名都庶比孟鄰恥居關外粵以其季
十有二月丁酉葬于省城南郊赤岡坤茶園坡庚山甲

文集
向宐也銘旌書姓題處士之妻予石褒賢從夫人之贈
未能同穴幸不求文女蒙兒書以昭母教其銘曰

潭有三望仙女在西侯塘之蔡三世繩振繫我淑儷有
曜惟新旣教婦功亦聞詩禮括羽瑩金惠心闔悌婉如
清揚不遠伊邇姜生游學婦職姑炊割彼私爨坐駛芳
時椎髻偕隱華季已衰人之多辟歲如駒隙子獨息深
靡朝靡夕世短謀長形雙心隻感我頑惰相從枝柱有
聞于邦庶延其祚爰及中身幡然大去思樂都人衣服
從容卜宅近郊恤爾幽宮桃竹便娟亦泛和風平生靜
藹披帷斯在窈窕山阿駢闐都會眾喧我寂陸沈千歲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彭君墓志銘

君諱嘉玉字砥先善化人也父諱煥章縣學文生神情
俊朗不韞家事君少稟貞性浮筠旁達八歲能文英髦
避席驂駒不駛從游象桂寄食州縣屢讐俗吏歸求府
舉太守駭其高文已置第一仍詢所自君傲然不對抑
參乙丙季卅有六甫入縣學其時已貫通六藝高步一
州及試鄉闈冊名誤嘉爲家藩使愧其詰辭遽塗其卷
君之文采遂歎鳳兮曾太傅折節求賢始加敬禮高致
無匹弗與同舟太傅品之以博學抱璞然名亦稍起桂
陽別將請爲賓師旣承教戰乃形驕很色斯返駕困復

東游而巨寇已平踰茲驥足一攝泗州公田不給陳情
凶濶俾推商征贏利千金謂樂泌北晚有令子苗而不
秀復遭坎坷盡喪所藏少貧猶可老貧懣矣平生精研
三禮謙不著書曾太傅奏薦六人以君居首涂宗瀛弟
六俄躋總督富壽全歸君未補一官信其命也既有高
世之識又見舉于達人而門無車騎饗殮殆闕雖揭號
以悟眾眾豈悟乎天不憖遺以 皇十三年十一月壬
午卒年七十有二粵有孤孫于紱葬君省城南紅石之
原乙辛向以君之美不勝銘也著後所不知世所不信
詩云鼓鐘聲聞于外故殉石九幽以作知音銘曰

邈矣先生師乎吾師世無孔子誰章伯夷於乎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衡陽程君墓志銘

君程氏諱學伊初名沅字春甫其先休甯人也舊爲著
姓通籍四方皇建之初員來水郡遂爲衡陽人焉父諱
世雄早卒以伯父無後仍嗣大宗所後妣何其母萬並
義節貞順見褒 朝廷君幼而端嶷富能好禮少有遠
度博友賢豪愛眾親仁後財先義孤松獨挺喬柯四蔭
鶴鳴于野千里應聲咸豐初義軍起衡英彥龍驤思樂
色養杜門守靜俄零桂波駭州居衝要上游轉餉非材
莫屬君時年廿有七守將交推遂總縣劇實主南道不

階帥府之命而有長城之重中興以來未嘗有也君旣
勤于接納克饜眾志躬無重肉之膏廚有百人之饌其
弛舍周恤國人之所稱固不足爲君難矣九流總集權
衡不爽與物無忤而皆知所短惜夫其終于鄉間殆良
臣之器識也

穆宗三季叛卒掠湘安仁告陷知府張公急謀城守庫
儲空乏計無所設君建議借支推稅主者難之遂出私
券貸錢七百萬呼吸之頃防軍遂集事定乃奉司檄責
償大半守令失色咸以諉君二縣士民間君集義八鄉
奔湊輦繼樂輸未及旬月悉彌所闕輸官之餘反贏百

萬君又倡議勅立學田所謂印卷公者也又按訪耆舊
佐成圖志文耄之道識其大者事成書勞咸推君首謝
美讓善弗有其名前後主城防籌饟輿馬之費一無所
取朝晡家食而後從公深執謙德默然未座及臨疑難
義形于色始終兵事幾二十季東南督帥望風引重三
薦再敘以補用道員加三品銜拜 命榮親志不從宦
然以布衣冠冕南州不亦偉乎事親蒸蒸五十而慕孝
終不遂委化先歿光緒七季閏月丙午卒季五十有二
烏乎人之云亾衡其瘁矣君徧識廣交曾無遺議前歲
猥已飛籍之書致君于訟雖昭昭自直明者恠焉反正

與常果爲妖崇於卒之日愚智同嗟巷哭野悲若喪良
吏隱居達道其殆庶幾孤子穌祥摧傷先德以知君舊
皆海內賢俊謂銘君者僉曰闔運是宜粵以其季十二
月辛酉卜葬君于本縣北鄉江柏堰屈山之原命赴成
都表茲幽懿乃作銘焉其詞曰
程有俠善名顯于湘越祀三百善積其慶繫維君子在
隱而光業尊茂實峨峨嶽陽於皇中興惟楚有材或
公或侯鼎起雲飛君乃于于不出里闈納駟于庭英彥
員歸零盡定矣不尸其功皇之命矣弗寵其榮載濁
載清何所不容有文有耆安然其中爰初見推俗亦靳

之及得令名僉亦允之人則引之天則隕之雖曰隕之
幼實賴之誰謂百季季也非壽績建名立古爲不朽洋
洋德音巍巍卒阜幽宮窅冥貞石可久

皇清例贈文林郎王君墓志銘

蔡毓春撰

君諱士璠字奐若湘潭人也風情巖峻清貞不渝直節
足以敦古信行足以式俗幼學詩禮輟業爲賈雖曰貨
殖受命則貧高齡不融天道渺矣君卒之日則道光十
有七季春二月甲子日癸酉時也季四十五美行中凋
遂無所述然宗族所稱鄉邨不間未學而學性與道契
德隆命屈後論悼焉妻蔡氏吳縣人季二十來歸令儀

誕茂徽音特章肅邕之華望塵知範敬戒之德率命無
違事君十二季而君卒奉姑竭敬視羞維馨遷鄰降訓
化道周洽慈肅是則節儉以先遭命不康嬰疾失祐季
五十有五以咸豐十季冬十有一月丙申日己亥時卒
其月辛亥祔君墓葬于湖南省城南門外二里牌之原
坤山艮向宜也銘曰

猗與府君淳茂懿淵植行匪賁蹈能彌堅不隕不絀罔
厲罔偏庸行何矜潛德廓延豈曰造深寔受于天誕求
淑嬪德齊操壹端恭範梱絜清承胙居屯理泰思純政
必遐矣百歲言遙其室元化冥杳芳猷簡睭君嗣之配

厥爲子姊明誼維姻比恩猶子哲萎追放容韜述嫩景
行伊何累德是紀託篆藏幽徵銘考履

陳永豫墓志銘

君諱永豫字建侯故閩人也康熙初有左都督陳鵬舉
以征臺灣功移官湖廣督龍陽墾田遂爲龍陽人焉君
祖嘉猷敦品勵行有聞于鄉私謚愷毅先生父諱德坤
富而好禮嘗置祖塋墓田不居其名曰追遠猶事生也
以孫官 贈通議大夫君秉性高澹忝家獨學十有餘
季董生下帷無其劬也季二十有四府錄弟一取充縣
學生員同治元季鄉試副貢選寶慶府學訓導在官七

季以經術厲士品節隨學淺深而爲誘迪修葺學舍不
率公錢教政風行檄兼新甯學事郡士樂育方慕挺甄
值鄉邑凶徒惡直醜正從子舉發盜患且憎倉卒反圖
父子併命君愀然歎曰綱維弛矣烏用以門望取禍稱
病去官挈家東下止于蘇昌依山築室獨寐寤宿思樂
澗阿自此息交不關世事考終卽葬實曰達生季六十
有一光緒八年九月某日卒于蘇昌之東山葬于宅旁
鯉林禮也君生平無疾言遽色輕財重禮能承父志舍
田瞻族推宅立祠及至蘇昌倡積社穀平價輕息惠利
至今初自號介石晚稱東山詩文六卷學者重焉妻曾

氏早卒繼妻袁氏均以子官封淑人子昌曇以進士觀
政戶部改官道員次龍昌以副貢叙直隸知州次昌會
國子監生江介之遷門閭將大迫惟先德宜報之豐用
勒幽珉以旌淡退知幾之美其銘曰

漢壽有陳臨沅望姓余得友滄蘭芳玉映晚邁令弟穆
如清風恭聞先澤抗想儒宗儒宗伊何潛研自夙壯翼
不飛邵庠是淑日營四海心悸橫流褰裳涉江爰止爰
謀松菊閉門幽芳不改薄宦七季公來八載豈繫無戀
物役宜休旣在耆季乘雲而浮堂留金絲無驚石電天
極波騰長寢晏晏長江一曲東山萬雲可仕可隱式是

高芬

鄧氏大姊王娥芳墓志銘 妹滋撰

大姊諱無非字娥芳湘潭人也舉人父君之長女母同縣蔡氏並有淑聞姊高亮藐儔幼裹鋒穎彥雲顙首出言有章九歲受篆泐于獨山莫先生跋扈婉通自窮筆藝盈尺之字尤爲世珍寫詩禮經公羊穀梁春秋經傳介正篇能正俗字十二而九經畢誦兼諷楚詞賦頌歌詩十餘萬言讀史問命垂無爰斯柏譽始發積疑有啟予之益作叢菊詞秋鐙引桂陽鏃鏃歌文采有偁織緝組紉不習而利季十有七歸于朶岡鄧氏夫曰國璫父

輔綸字詮之當代詩人二父宿交式相好矣然君姑勤
救姊性矜疏及男裕之殤家庭歸咎束縕難請屈令別
居舅有憐焉俾還故里感滿自傷因之歐血而標格不
損美問仍流及奔姑喪善終依禮留母家持服三季夫
納二妾還能輯睦治彼綠絲舊疾有差文章邁進作湘
軍兵執地形圖廿餘幅攷定山川上通禹貢未及卒業
重邁閔凶傷弟念親血疾增加慈父躬往省問因護還
湘霑雨橋船僅而後濟歸日臥病六旬弗興却藥絕飲
七日而卒危苦之厄泰然自如雖講道爰髻庶乎不惑
不憇之君子已光緒八年五月辛丑終于長沙春秋廿

又九其季十月壬午歸葬老岡先塋之次有二子二女
十季三殤孤女順孫斬焉爲後烏乎有才无遇生也若
浮旣从心于太冥悲聚骨于正北追善羨之莫聞臨予
石以書幽其銘曰
蘭叢蕙糅必有先萎朗朗人兮玉映金磨早从仙游流
渚翔嬉翩其入塵習禮明詩如何高志敖敖頎頎舍曰
瘞之都梁在厓

皇授兗祿大夫兵部尙書右都御史雲貴總督贈太

子太保子謚老慎劉公墓志銘

并序

公諱長佑字子默寶慶新甯金城人也先世碑傳詳

矣公卽登仕府君之長子九歲就傳通論語五經十六
府試第一入縣學弱冠游學省庠十有一季省覲暫歸
不過旬日同舍敬憚稱其和靜刻苦自勵未嘗驕吝布
衣粗食終身不改道光末充拔貢生旋值土寇發軔之
始遂兆兵端始領鄉軍實先羣帥楚湘義旅江曾盛烈
公倡之也廷試例用歸邁重息于是東南波蕩人無生
理公沈幾宏毅夙崇剛節同縣江公方以知兵見重深
相約結楚軍援桂公爲選鋒還遏郴永遂援洪皖陟隘
廬潁帥沒師燔脫于虎口爲湘特將曾軍大出盱南甌
脫瀏醴以東唯公城扞沛公百敗卒清三郡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上慰州將下緝士心道充無詘眾無其比既而大捷邵陽躡寇靈川

文宗昭其忠良起家授廣西按察使署布政使踰月卽眞明季開府一歲三臺曾何足論十季宿將猶惜其淹雖位顯名高境無完土馬飲城濠烽照轅門庫無一金蜚鴻滿野扶創補敝劬勞三季遷督兩廣入領王圻羣盜蜂蛾大將蹀躞公以孤生領率羣貴乃部署離散申嚴軍法斬巨寇張玉懷驕將王恩第等于帷幕之下三輔父老始識軍容奔命五季坐無功策免假三品銜率所部回籍罷遣寇平敘防河勞列二品銜同治十季卽

家授廣東巡撫便道之官未踰月移廣西民吏歡迎若
奉慈母巨寇初平餘醜逃外部內民夷阻兵者十有八
砦咸稟威愛稽服就俘篚貢復通桑麻蕃茂司庫儲銀
乃贏百萬光緒元年冬遷雲貴總督過家上冢明季到
官憬彼南方久成域外將淫吏瘠唯賄是聞公廉正之
聲名于四海提督有饋因巡撫進焉奇琛溢目一一辨
名公笑曰皆不識也遂卻不受然性寬多容委權兩司
報銷行賂樞臣并黜公適入覲或議當以實陳恥于自
異卒牽吏譴及造膝温室初無詰問誠孚主知吁其盛
矣在都引疾歸五季十三季六月辛亥薨于里第季七

十遺敕諸子無敢乞恩 特詔褒恤務從優厚 子諡

曰荃慎以表良臣天下翕然對揚休命于是孤子思詢
等以十四季四月葬我荃慎公于本縣東鄉木雞塘陽
之原西山卯趾名德莫贊又已十季叔子思謙乃謀羣
彥僉以爲功烈治狀所能稱者史冊正書具如家狀惟
公寬柔謹畏剛而有文宥密治心終身學易幼貧老貴
其容一也當世才德莫能與儔自非親服彝訓孰能名
之是用追懷景行勒銘幽宮感昔同袍彷彿音容其銘
曰
明有功貢以勸儒林匪靳公侯嘉此忠忱公起選士直

上干尋卅季金印韋布悒悒湘帥雲蒸奮其智勇曾德
胡功左勤彭蠡各有廉名比公猶允生不交利子無餘
寵天鑒孔昭民論誰譽實老實慎悃幅有餘滔滔南海
謨遠且訐大哉三州萬姓悲謳人之云亾弗扶廣夏獨
寐澗阿若宿車下業必有終時亦可謝將訪遺徽都梁
嘉夜

湘綺樓文集卷第七

桂陽陳兆璇校刊

外別與此全效肝

此... 又...

... 以...

... 之...

... 張...

... 寂...

... 難...

... 窮...

... 財...

... 上...

湘綺樓文集卷第八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行狀

而皆

五善

詩

不言人

長沙攸縣慶都龍君季七十六行狀
君諱友夔字襄堯姓龍氏攸縣人道炎甲辰歲貢生以
子湛霖官翰林院編修敕封文林郎以子汝霖官山西
高平知縣升用直隸州知州晉封奉直大夫龍氏累世
儒素至君生而益貧小冠布衣徒步里巷不自知爲宦
家子也季十六入縣學二十補廩膳生以從父授經長
沙同省府儒學士大夫皆得與游爲文鉤貫性理自述

其所得與科舉格式殊異鄉試輒黜然諸生心知其深
恩曹推憚之竟六十季以文名湖南或見所作不能好
也嘉道間嶽麓城南院生習業相高羅典歐陽厚均余
廷燦等爲院長生徒達者賀長齡兄弟羅繞典陳本欽
李星沅勞崇光等數十人其時好古學經史詞賤及探
討政術論鹽漕河兵有魏源鄧顯鶴後則曾國藩左宗
棠雖自卓犖不可諸院生諸院生亦以爲非吾黨不屑
相引重而皆正善龍君君性嚴慎不言人過失接遂進
如朋友然所至人人敬忌君卽季長君者有佚行唯恐
君知君知之卒無言而人內慙見君益謹咸豐初軍事

起院司急責民財佐軍采人望下檄使督其事君避兵
還攸因以攸事誘君人以長者必惡聞若言固宐堅辭
君承檄再出弟子疑焉君曰往役義也而可以寬鄉鄰
吾但不利之而已礲礲以爲高其爲名也幾何矣已而
同事者例外私取君遂退歸於是攸人告御史發其狀
事下巡撫遣官就案君悉自列已先豫聞貲皆入公院
司素信君又不欲窮其事事得已先時人憚君以爲方
正無所徇耳至是乃知君不苟自絜而恕人以情如此
然君終身居城中足未嘗詣府廷院司或聞其名知不
可見久亦忘之自湖南軍興一介之士長官到屣君名

齒耆宿三子交游多海內名輩其官湖南者及湖南達官皆罕見其面及論貞介謹守之節富貴不能淫未有先君者也晚季以祿養豐贍視少壯時饒給萬倍人之見君者當在環堵几榻不具衣服言語衍爾及居廣廈高軒深堂君徐步其中衣服言語衍爾視其廬若非其有也於乎其可謂有道之士季七十六同治八年十二月辛酉卒于省城理問街里第嘗見聞者僉以爲生平無遺行殫言可以使懦夫立薄夫敦鄉社之祀請依前典謹狀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詳勇巴圖魯世襲

一等輕車都尉欽差巡視長江水師贈太子太保
衡陽彭公季七十有五行狀
公彭氏衡陽查江人諱玉麟字雪琴梁園君之長子也
其先吉安太和縣人當明洪熙時有顯明者字聲揚以
進士官于衡譜云光祿大夫而不詳其職位蓋指揮使
晉文階故子孫世居查江何隆甸克守先業樸謹有家
法梁園君以善書充供事敘懷甯三橋巡檢大計卓異
遷合肥梁園鎮巡檢廉介明幹勤于緝捕合肥李瀚章
巡撫湖南特爲作傳推爲皖中循吏之最事具衡陽縣
志公以嘉慶二十一季生于梁園鎮巡檢司署岐嶷穎

悟盼睽有威季十餘從父還查江有田百畝爲親族所
乾沒反以供養責償所舉債故無所寄止僦屋以居父
卒益困奪田者愆反覆則或虐其孤公母王氏山陰儒
家女閉戶戒備一不與校公弟玉麒甫數歲一日偶行
田壟間禾中有人突起擠之幾墮水俄聚無賴登門叫
呼反責數其不教於是族人共憤怒責奪田者歸其田
十分之二及屋一椽令母子居之奪田者劫于公義而
怨益甚日夜伺隙侵辱孤子王氏召兩子泣告曰此鄉
不可居若等皆男子當遠出避禍努力自立成人而後
相見公是時季十六讀書已通文義以母命遂入城居

石鼓書院從諸老生問經義學詩習書諸生以其聰悟
勤學稍稍異之因與游諸名家貴公孫子間緼袍敝冠
介然自守辭氣清雅風采秀雋未嘗有飢寒之歎城中
聞人欣然願交焉然書院課額少膏火銀超等者不足
給日食初學孤生尙無緣得之乃投協標充書識例補
馬兵得支月餉兼試書院月可得餘錢三四千迎母至
城中母子復相守而弟已從賈客遠服賈久不聞消息
貧薄單寒人所不堪母子怡然安之猶以爲出水火而
履天衢也衡州知府高人鑑以鑒裁自許一日詣協鎮
適公送文書稿未及收協鎮入內具衣冠知府視几下

有文字取視之問何人所草對曰營書彭某也知府曰
此字體奇秀當大貴且有功名卽召至客坐見之益大
喜語之曰可時入吾署中遂執贄爲弟子知府親課之
如嚴師繩摘疵謬不少假借然評語輒獎借每有他日
柱石名臣之譽及當府試眾以爲必第一乃置第十越
日縣令告之曰太守以子名位未可量不欲其速化也
學院試竟黜明季學使陳壇取附學生員賞其文曰爲
國士而公名字大聞于郡縣協將令爲子師卽臨桂麻
維緒後以鄉舉官湖南知縣有才名者也道光末新甯
愚民李沅發爲亾命猺民所脅稱亂破城步戕官大發

兵捕討徵衡州協標公荷槍徒步從行營中尊書識爲
稿公協將見之呼曰彭公何不騎對曰方往殺賊安敢
自逸協將悚然言于谷總兵軍中事往往詢之自新甯
靖州越境至貴州廣西邊遇寇下溫敗之軍屯開泰奉
檄至桂林軍府總兵以所乘馬借之遣二兵從道雨從
兵病瘴不能行單騎度萬厓山至軍中復從戰金峰嶺
寇散走禽李沅發上功總督見銜名列生員以爲武生
特拔補臨武營外委賞藍翎鎮將欲爲聲敘更請保獎
訓導公辭以年幼學淺不堪人師且效力有日凱旋侍
母爲幸多矣遂還衡陽清泉楊江子春有典鋪在耒陽

值歲荒亂商旅不能自餽請公往經理至則散錢振饑
貧貸困厄不責其券息費緡錢千數不待請報眾以告
子春子春曰錢已用可復還耶遂不復問其後郴桂陷
寇未陽土寇蠢動日夜思劫掠然過典鋪門輒曰此嘗
施惠吾輩不可掠也以此竟從容收貲本還報主家論
者謂公一貧生爲人司出納視其財若已有放散無所
顧慮子春最謹于財當其時未必知後當收其報而無
幾微吝惜之意絕不問其出入皆可謂豪傑人也公在
未陽見坊市無賴聚積多謀不逞知必亂陰條列姦宄
渠魁數十名請縣密捕縣令不能用渠黨頗有知者謀

伺其出窘辱之公在營稍習拳棒恆縛行纏中置鐵尺以二健兒護前後一日遇少季摩肩過排之不動反推少季顛數步外又嘗詣縣門無賴呼譟從之僅而脫去是時曾文正以侍郎治兵衡湘博求奇士衡陽常豫儀安薦公有膽略可倚任因勸公謁文正公時居母喪未踰季意不欲出文正亦居母喪遣謂曰鄉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長守北墓乎公感奮遂入軍檄佐曾國藩陸營自此三十八季諸將帥或官或罷或先亾逝唯公旦夕軍中未嘗一日息亦未嘗一日官也咸豐三季冬總督所將軍潰于田鎮有詔徵湖南鄉軍援老昌帥

水師具礮船曾文正始大治水師船船三等曰快蟹長
龍三版船制營制具公所奏定水師章程大要以三百
八十人爲一營始立湘軍水師十營以公領一營爲營
官其九營皆總把弁員或新進不敢專達多倚公以白
事故公雖領一營而實統水軍以附生驟將三千餘人
湘軍之不循資格往往如此然他人或隨敗散分析唯
公始終總其事云四季二月從曾文正陸軍俱發衡州
時寇分部踞岳州湘陰旁破甯鄉旋引去水陸軍徑下
湘渡湖屯岳州城內外公別帥所部繞西湖防寇伏鈔
三月陸軍攻羊樓洞敗還寇躡之岳州陸營潰退水軍

引還長沙公孤軍留湖中曾文正涕泣謂必敗歾俄聞
全軍還大喜過望自是益倚公四月寇復宥陷甯鄉上
破湘潭大眾逼長沙屯靖港百餘里中寇勢相接烽火
照耀省城閉門不問戰守事曾軍陸師盡出赴援獨水
師十營屯湘中流用幙府議悉軍攻湘潭召十營官決
之皆推公居前定策公毅然請當前行其夜卽發未至
十里聞礮聲則塔齊布從甯鄉來援已接戰再勝公乘
三板望湘岸連檣十里皆寇舟然多鎡貨無戰艦默自
計進軍得勝士卒貪擄獲必自亂因約三營首尾攻之
自衝其中屯縱火同時燒之寇逃走燒溺無算城寇失

氣開城北走財貨一無所取捷聞湘中士民歡慶以爲
軍興戰功第一公還大軍恂恂如未嘗戰督師上功竝
前全師功議敘知縣賞藍翎公初入軍時約誓不私財
不受官至是固辭每啟事猶自署附生後蒙 特簡補
金華知府乃以官繫銜然自府道至尙書于交友在卑
位者未嘗令依官禮終身若布衣昆弟之好當世稱其
高雅六月曾文正所奏調水師大將陳輝龍至自廣州
而前調知府褚汝航游擊沙鎮邦等自桂林俱會長沙
更遣塔齊布合羅澤南陸軍護水師徬湘東下公率舟先
進寇亦具船礮據南津蘇勝夏鑾趨之公從君山楊載

福從雷公湖張兩翼寇扼南津不出陳前鋒分小船入
港寇遣舟接戰小舟遽反走寇舟爭出公及楊公鈔之
燒百餘舟奪小船數十其夜寇走踰五日寇復駕巨舟
來攻再敗之寇退保雷鼓臺進攻不利會暮欲退楊公
謂公曰我軍船不滿百寇眾十倍非冒死出奇不得免
乃乘三板冒礮直下公從之中槍子傷指進愈急遂陷
寇中衝入燒其坐船寇還救見屯舟火起遂大亂敗散
公還血盈袖裾自此與楊公均以勇略冠軍諸將無與
比號爲彭楊陳輝龍後至以爲書生新軍猶敗賊賊易
與耳遂自將先進乘柁罟大舟旌旗鮮明洋裝銅礮響

振山谷湘軍自失以爲不及公與諸營官皆乘三版往
觀戰至中流拏罟膠寇小舟爭赴之我軍三版往救水
急風利盡吹入寇屯中寇更出陸師遏之遂大敗兩廣
水師將皆投水歾公與諸將單舸僅得還自是水戰專
任彭楊公以此益知水戰利害陸軍連戰皆捷遂至沌
口謀攻棗昌棗昌城外皆寇壘公與諸軍議當渡江先
燒其屯自塘角至青山寇緣岸列礮丸發如雨諸將皆
露立三版櫂船徐進有俯側避礮者皆目笑之以爲大
恥寇從城上望見相顧失色縋城逃者殺百數不能止
沿江屯寇盡潰悉燒屯壘及其舟船而還寇遂弃城走

漢口漢陽寇皆走陸師不血刃復兩名城一大鎮下游
羣寇聞之大思聚黨田鎮夾江爲五屯依半壁山連舟
斷江纜以鐵索大瑣平布竹木爲大筏施大礮密如列
筍筏前更護以礮船後列輜重船五六千艘望之如大
城市陸軍攻山屯小勝因斫鐵索軍還營寇復纜合之
水師欲下則蘄州江岸寇撓之公議掠蘄直下合陸營
併力攻之兩岸礮雨下哨官軍士傷舛相繼軍氣無沮
竟逼田鎮屯焉蘄寇亦走合田鎮寇屯公間行至陸軍
刻日合戰分水軍爲四隊頭隊船悉令去礮具鑪鞴椎
斧炭剪戒曰無仰視順流疾進至筏下斷瑣纜自將二

隊爲距援楊公將三隊突纜燒下游寇舟四隊守屯半
夜陸軍出攻半壁山水師頭隊皆小船無篷桅鼓櫂直
下俄頃逼筏前哨官孫昌凱故鐵工也方鼓鑪銷瑣環
未開有小船視筏下船隙劣容舳試擠而過後者從之
竟度二船遂謹呼曰鐵瑣開矣寇愕亦謹筏上皆爭走
相踐墮水楊公率諸軍徑下至窰穴乃回船擲火燒而
上天明東風起乘風上公乘流下合軍盡燒寇舟筏山
上寇顛隕尸相藉田家鎮之戰湘軍水師名聞天下
文宗采其戰泐手詔宣諭江南北水軍未幾寇夜襲大
營燔帥舟曾文正入陸軍自保湖廣總督陸軍亦潰退

寇執大盛公所部軍入姑塘陷圍中寇斷湖口公帥軍
往救不利師無統將公無部曲乃還新隄修船寇復陷
盩昌漢陽湘軍水陸相保悉從九江入湖就餉南昌公
更募士造船立新軍與楊公合三千人自岳州以來水
師續增新舊營皆公與楊公部曲二人分統之非復初
出營制矣咸豐五季湖北巡撫胡文忠促進兵攻盩昌
要公同攻漢口而楊公出江屯沙口寇不出戰陸師不
能戰水師空屯三日議引還沙口在盩昌下游三十里
還屯沌口在盩昌上游三十里舟從盩昌漢陽城下過
經寇壘下無生全理胡文忠由陸循漢入沌令水師從

之楊公以爲懦微笑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則泝江
上耳公聞憤然卽登舟張帆先行寇先檣舟中流且懸
礮城上以爲我師必不敢掠而過公旣行部下莫敢後
之楊公亦愕出不意悤悤皆發小船如鳧鴈散礮丸飛
鳴萬聲同發我軍但冒進不暇計生歿公所乘船桅折
船覆公落水起攬船底橫漂江中流楊公舟掠而過未
及下帆瞬息已去成發翔棹三板來拯公還營失四船
歿者三百人胡文忠親拜公請百叩以謝且曰水軍徒
猛無益宜大治陸軍乃可爲也其時湖口內水軍頻挫
敗歿一營官喪船數十曾文正急召公至江西自助留

楊公湖北公沂江還湘趨南昌而袁州瑞州並陷水陸道絕無可通之理眾議當由廣東繞閩浙入廣信計程百日乃達公曰江西危急旦夕赴之猶憾不及義不可圖自全卽易衣裝選僣從數人從且戒之曰卽遇寇若等自去無顧我初僞爲賈客操皖音經寇關丰數重無覺者及將出寇境居民言稽禁甚密從者二人逃去公更敝衣懷一盃僞爲游學乞食者竟出寇丰無復訶問間行至江西省城城門官吏亦弗疑也時曾文正屯南康公先上謁江西巡撫城中官大驚湘軍聞之兵氣自倍自此立內湖水軍游擊吉袁臨瑞建南饒廣間日有

戰事凡統十營大小船六百七季曾文正還籍治父喪
公時已擢惠潮嘉道而楊公署湖北提督官位尊奏爲
水師總統以公協理蓋水師雖分外江內湖終當合併
非公不能助楊公故各遙領焉曾公旣歸久不出公在
江西歲餘餉不時得借火藥亦靳不與曾公每曰吾負
雪琴其季湖北陸軍再克荖昌漢陽兵執益盛水陸同
下復圍九江攻湖口寇扼石鐘山梅家洲力遏內湖軍
不令合外江公率全軍分三隊出戰楊公臨江發礮爲
聲援不能進而寇度石鐘山巖腹置巨礮正當船衝公
令三版先出大船繼之前鋒中礮哨官立斃公令前船

還後船次進有歾者復回後者復迭進傷十餘舟公一
不顧或諫曰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徒歾無益非兵法
也公泣曰水陸用兵五年精銳忠勇之士斃命千數湖
南江西民士屠戮者數十萬每一念之恨不卽以不破
此險刼無生理今日我歾日也義不令將士獨歾亦不
令恠者獨生矣鼓棹赴之寇礮焦裂銅飛礮者震歾船
銜尾直下與外江合軍歡聲動江陸軍奮踔從城背山
下應之寇大奔城外山上洲中寇皆轟走遂進奪小孤
山復彭澤望江東流寇望風遜逃前隊水軍過安慶城
城寇不敢出連破樅陽大通銅陵峽口寇屯而還合圍

九江公督所部二營駐湖口令八營屯防江西九江既
復楊公進軍黃石磯自九江至湖北省城置十二屯營
明季公移營與楊公合屯於時金陵大營潰蘇杭徽甯
繼陷寇復上陷東流建德彭澤圍湖口公赴援舍舟登
城雨立數日夜寇引去十一季 詔授廣東按察使寇
復上犯蘄黃德安公率軍上巡江防會陸軍攻孝感克
之遂復天門應城黃州德安胡文忠薨 詔以李續宜
撫湖北授公安徽巡撫公上奏曰臣衡陽一諸生父母
弃養終鮮兄弟少習舉業不知韜鈴亦無搏擊之勇徒
以逆賊猖獗激于義憤遂從帥臣曾國藩于軍旅之中

矢念殺賊初時創立水師曾國藩以臣粗有膽識飭同
今福建提臣楊載福制造礮船編立營哨候習風濤沙
水之性久而稍諳駕駛與賊轉戰仰賴

聖主威福諸將維持士卒用命幸不覆沒中間疊荷

鴻恩超擢不次每一除授臣必具稟帥臣自陳才力粗
疏不諳公事請爲代奏開缺曾國藩亦深諒臣愚衷非
出矯激屢請留辦軍務皆邀 俞允不圖 恩命有加

無已臣亦何心敢自外 高厚乎顧念封疆大吏有節
制文盜之權鎮撫軍民之責措置一有未當必致上負
朝廷下誤蒼生以臣起自戎行久居戰艦草笠短衣日

與水勇舵工馳逐于巨風惡浪之中一旦身膺疆寄進
退百僚問刑名不知問錢穀不知譬之跛者行生僻之
路其爲顛蹶不待履蹈坎坷而後知也且身不學無術
褊急成性十季江上身受風溼筋骨痛疼心血虧損善
忘多病更虞不勝重任連日與督臣熟商浼其代爲陳
情督臣以向無此體制必獲譴責臣再四思維與其勉
強負荷貽誤 國家不若冒昧直陳冀見原于 君父
爲此籲懇 聖恩准開臣缺簡放賢明精幹大員接任
安徽巡撫整頓吏治兵事使臣得一意辦賊努力前驅
詔獎其真實 欵仍著帶兵勇赴任旋以苗練反覆

鳴張潁州岌岌楚豫無兵促公馳赴兼詢剿撫之宜
公覆奏苗逆應剿不應撫可一言而決唯必俟廬州克
復乃可併力臣從軍八季專帶水師長江上下千有餘
里船隻千餘號臣與楊載福當一駐下游一駐上游以
資控扼若一旦弃舟而陸無一旅一將供其指揮倉猝
召募必致債事強統客軍又難相孚有詔皖撫難得
其人宜籌商人材薦賢自代會李續宜亦辭湖北巡撫
乃以李代公而改公水師提督未幾又詔帶領水師
有節制鎮將之任改膺耄職不足統率著以兵部侍郎
候補旋補右侍郎時雖與楊公分將而名位相壓動多

嫌忌軍中重文輕武勇將復猜侮文官公自奉統率之
命調和倍難于協理時矣然彭楊齊名垂四十季終
始無間論者多爲楊公屈而不知公之苦心
和協爲尤不可及也是季別立淮揚水師以江路未通留助攻守
同治元季春楊公以母病再請假公進屯銅陵并將外
江內湖淮揚三軍十八營攻金柱關烏江蕪湖東梁山
皆克之悉調上游水軍集濡須又別立太湖十營亦統
于彭楊自此公常屯濡須楊公常屯蕪湖日月苦戰不
可勝紀諸將衝鋒公每乘小船督戰以紅旗爲識營官
戰罷來候見則紅旗船又已還公或前或後將士皆惴

惴各盡其力亦間入陸軍察戰狀嚴明無所瞻徇諸軍
畏之然公終身不言陸軍長短特以往來倏忽難物色
其所經行軍民莫敢爲大姦宄後巡長江一出而江岸
煙賭館不禁自絕威聲震動數千里諸帥無與比也二
季五月公與楊公合兵攻九洑洲以合金陵之圍時沿
江府縣次第肅清寇于洲築屯壘數十外作大城列舟
環之水陸相護以爲江甯城犄角前督帥向榮和春皆
以攻洲不克敗退李世忠又嘗以三萬眾扼洲不勝移
軍去都興阿等言九洑危險曾國荃圍軍當退 朝廷
息疑屢以爲慮故大舉攻之名將勁卒畢集公陳船上

流南隊向下關北隊向草鞋夾各設後隊爲援應楊公躬督船攻燕子磯破之陸軍亦分三隊掘洲埂攻中關三版悉繞洲洲寇不出但發火槍舂者數百人相持不能進至夜公傳令諸軍更番夜攻且曰洲不破不收隊矣諸軍具炊傳餐附洲諸軍皆皇皇莫知所爲洲中船上礮不絕以小船蟻附鉛丸不能及反多傷後隊俄有從火叢中登岸者一人登一船人畢登則諜曰洲破矣諸三版附岸者謹譟騰蹕而上寇眾大駭小槍羣子紛亂雜擊登者皆忘其舂踐尸直進大破洲邊屯防洲諸寇船人悉赴水一方擾亂一洲皆擾亂寇眾萬餘潰散

自田鎮以來肉薄夙戰之事終于此役克江甯成大功
由此戰也江北諸帥偵知之飛書先報捷有詔問狀
公奏功疏猶未上於是寇黨從福建出江西寇池州謀
撓官軍公還救青陽未幾詔楊公督師江西自是公
專統水師明季江甯復大寇悉平論功以創立舟師爲
首公前以九汛功賞黃馬褂至是諸將帥封爵者八
人公亦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加太子少保銜明季被
命署漕運總督公奏曰臣以諸生從戎十有三季仰蒙
文宗顯皇帝暨我
皇上逾格恩施叨竊
寵遇夙夜祇懇若涉春冰茲又

欽奉 恩命署理漕運總督以臣之愚再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者伏查東南轉漕關係甚鉅軍興以來河運久停幸軍務將竣規復舊制本季漕臣吳棠試辦河運三萬石此後通籌全局重立新章臣於斯事全未諳究何可冒昧嘗試貽誤京儲此臣之不敢受命者一也臣於咸豐十一季蒙 恩簡任安徽巡撫自揣才力三次疏辭仰荷 聖慈改補今職彼時粵逆鴟張苗練捻匪交相構煽皖江南北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臣力專力水師其艱難與皖撫相等區區愚忱既爲 皇上優容亦爲天下所共諒以目前情形論之漕臣責

任雖重較之十一季之皖撫則有勞逸之別難易之分
若辭皖撫於昔季任漕督於今日未免辭勞而就逸舍
難而就易旣變易乎初心恐貽譏於物議此臣之不敢
者二也臣本有失血之證久居水次逐漸加甚右手右
足悉作麻木早欲以疾上陳而新設長江水師上下四
千餘里分汎設官事事創始兩江督臣曾國藩以臣於
風濤沙水江面港汊較爲諳習屬擬章程屬稟凝思卽
覺心搖搖不能自主執筆在手偶一停頓心手不相貫
注往往筆落於几不能自知蒲柳早衰萬難重任此臣
之不敢三也抑臣更有請者臣久失怙恃終鮮兄弟本

無室家妻子之戀兼少期功強近之親祖宗北墓祭掃
闕如去秋大功粗蕝亟欲上陳而彼時楊岳燧曾國荃
鮑超相繼離營與督臣始終兵事者祇臣一人金陵新
復猶須幫同彈壓今江南諸事均有頭緒長江水師已
由臣粗擬條目與沿江督撫會同具奏微臣身在行間
濫廁卿貳揆之於心更有未安惟有再乞 天恩開臣
兵部本缺臣亦不敢遽作歸計容將營中各事清理再
行請 旨回籍有 詔迅赴署任無庸固辭公再奏言
臣本寒儒傭書養母咸豐三季丁母息曾國藩謬采虛
譽強令入營初次謁見卽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曾

國藩察臣語出至誠比時許諾十餘季來不求保舉而
膺破格之獎者已非一次不受官職而蒙非分之榮者
幾躋極品返之初心愧汗浹背然臣猶有以自處者自
知府而擢至巡撫由提督而改補侍郎并未嘗一日居
於其位歷任應領養廉俸銀及軍營例支官品銀從未
具領絲毫誠以 恩雖實受而官猶虛寄也若

皇上責臣以必赴臣惟有負罪而再辭於是 准開署
缺仍留水師時擒寇北犯羣帥馳驚東南五省戎備空
虛而三載晏然公之力也七季兵事大定長江水師營
制既立自荆岳二州至崇明縣五千餘里凡設提督一

員總兵五員以六標分汛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兵丁萬二千月餉襍費歲銀六十餘萬以長江釐稅供支不煩戶部公與曾公合奏事宜三十營制章程廿四奉

詔編爲六卷載入方略頒之天下垂示後世公在軍幾卅季矣初時軍餉奇絀而淮鹽積滯惟水師小船間道可通公商於鹽政拊鹽自賣以供月餉及江路大通商販未集江西淮北鹽利五倍水軍糧臺所餘鹽銀五十餘萬兩曾文正設三省督銷局招商領票水軍鹽票大小數百張至是軍餉有額支的款餘銀及票費本巨萬公一不私取乃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師公費之不足且

以備外患倉猝之需餘分解雲貴廿萬甘肅廿萬助軍
餉以十萬廣本縣學額而以鹽票犒諸將有大功者既
乃奏言臣墨經從戎創立水師非敢曰移孝作忠良以
先臣曾受朝廷一命之榮臣母亦時以忠義相勸當
多難之日義不得顧私情也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
志治軍十餘季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
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季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
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而出從戎旅旣難免不孝
之罪豈敢復爲身家之圖乎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
關繫風俗之盛衰臣之從戎志滅賊也賊已滅而不歸

近於貪位長江旣設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於戀
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僞三季之
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久留於外涉於
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以傷風敗俗夫天下之亂不徒
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而退無義伏惟
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
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朝廷之雅化況人之才力聰
明用久則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轉失所長古來臣子
往往初季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錯謬固由才庸
亦其精氣竭也臣每讀史至此竊歎其人不能善藏其

短又惜當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長知進而不知退聖人
於易深戒之固有由矣臣本無經濟之學徒以負性愚
贛精力強壯恃勇往直前之氣妄欲埽蕩賊氛然性情
褊躁思慮怠傷月積季累怔忡胸暈精力日衰心氣日
耗若再不調理必致貽誤不國事伏維

皇上孝治天下合無仰懇天恩開臣兵部侍郎本缺
回籍補行終制藉可修理祠墓以續十餘季遠離先隴
之愆靜養病軀得以醫治則報國之日正長斷不敢
永圖安逸有詔聽許未十日復詔於百日後迅赴
江皖扼要駐紮兼以養疴仍不畀以員缺公奉諭感

泣因奏俟布置周妥明春起程又密薦文老堪重任者
五員時官曾左李諸帥任寄益隆往往以公事訓飭
言官論劾惟公奏上必奉 褒旨勉慰有由體重臣之
論廷臣言事交推其清正廉直一時功名爛然矣八
季春還衡陽以查江舊居久荒圯于府城東岸作草樓
三重自居置妻子別院略不省視時往母墓廬及查江
家廟皆布衣青鞋不恃輿從補制滿三季不出種樹灌
園脩然也而長江水軍多慕綠營頗事攤派以侈靡相
尚篙舵工或不能操舟提督寬假之眾論以水師無益
可撤罷十一季曾文正薨 詔促公出視師聞 命卽

行始發衡州而長沙風動前提督以病免奏薦將材及
劾罷沙汰營哨官百八十餘人杖責革去者各當其罪
而尤以提鎮相見及文移不得卑屈爲諳諳蓋欲存鄉
軍之舊俗使將士相親習而不陵蔑故公生平治軍嚴
而不倨兵法卽在乎此事竣召入見卽日被命署
兵部右侍郎加恩賞朝馬大婚充宮門彈壓大臣
僚友謂公屢疏辭官特憚蘇劇今恩命稠疊卿貳清
閒宜可以少安公復再疏力陳不能服官及始終一轍
之意優詔從之命每季巡閱長江專摺具奏兩江湖
廣總督供辦公經費銀蓋有事而非差無官而有祿

朝廷特爲公設例外之例所以優異倚畀者至矣其後公力辭辦公銀言者復請起楊岳斌巡江講官盛昱復劾公不應朝命欲以脅起公皆未足以窺

穆宗當日之聖意也公自奉命巡江經十九季以經

歷萬里勞擾上下奏築別業于杭州西湖以衡陽草樓
楩之亦曰退省奩皆自建不煩公費其辦公銀每季萬
兩不敢支領于前存鹽餘銀生息萬兩提用充之然又
省嗇歲提息銀未嘗過五千兩計所節省又卅餘萬兩
長江官兵皆整肅充足無游惰飢困之敝行舟千里如
庭戶直省城鎮劫奪時有江湖荒僻渚澍數十季無寇

盜而公威望亦益隆顯每有大政督撫所不能了者輒以命公如樊口之事江西水師統將萬重暄之案兩江總督劉公被劾之奏安徽巡撫裕祿公被論之奏兩江總督左文襄湖廣總督涂宗瀛被劾之奏給事中鄧承修廣東貪吏之奏兩廣總督張靖達被劾之奏廣東藩司龔易圖副將利輝學政葉大焯先後被劾之奏皆命公查辦覆奏如所議行語具公奏議中文多不載總督李公公至交也奏樊口隄反其事湖北民士亟稱之時鐵路議興公上奏極言爲無益之費議者又請改水師船爲小輪船以爲捷利公欲奏陳近日兵輪專供

督撫水驛糜費之狀以所傷多未敢訟言乃奏言緝捕非三版不可長江水師制未可輕改宜別籌經費作十丈小輪船十艘以備海口戰事南洋及船政大臣奉詔皆遷延不省及法越戰事興法郎西兵船至海上欽差調一超老船不可得南洋兵輪五船避入甯波羣帥及樞廷總署數十大臣電報日至皇皇以船存亾爲安危乃知公之遠謀焉光緒七年 詔公署理兩江總督並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時注意江海礮臺故公再辭不允已而公復言礮臺及兵輪江防皆臣專責而兩江地大政殷臣不善理財不習夷情必多決裂或生釁

隙 詔以左文襄代公而留公督江海防如故八年

欽定京察列一等九年補兵部尙書疏辭不 允其後

考績復列一等以開缺侍郎而 特予京察尙書未任

而再得 優敘皆人臣未有之知遇論者以公爲無忝

其年法越戰事起分 命大臣籌防以廣東近越南又

爲南洋前衝 詔公募軍速往公適於八月拜疏乞病

九月奉 諭力疾治行調湘軍四千由海道而身率隨

丁輕裝度嶺十一月初至廣東省城湘軍八營俱集躬

乘輪船相度形勢以虎門爲海口要隘常洲次之又次

則北有漁山珠山南有沙路海心岡大黃滘皆屯軍設

礮爲扼守計其間道有橫門厓門虎跳門磨刀門皆募
漁船守港汊未十日布置畧定人心帖然因自請率陸
師出關擣西貢助越南驅法兵蓋公於通商約和積憤
久每思一當敵以死泄其怒而中外搖搖多以爲未可
戰初至軍卽聞法國終歸於和時方有旨切責議和
者尤以和爲諱但嚴戒開釁將帥皆觀望持兩端公知
夷船終不入虎門廣東必無戰事故舍舟登陸之說昔
嘗自陳以爲必貽誤者今反自請入陸營誠恥其不死
也又據公法禁各國船貨入口奉密諭無庸封港已
而法人先行封港南北洋不能詰問福建海口戰船坐

待敵礮防兵潰散和議復興唯廣東法船竟不至聲言
當攻瓊亦竟不來眾以公重名所懾然所屯去越南福
建甯波皆絕遠遣援艱危將領零落公性卞毅又移營
海口居草棚暑溼寒雨內外煎逼發病遂不可治十一
季和議定猶上二疏力爭于朝乃後請疾歸度領至
浙病篤不能飲食言語行步須四人扶持連疏乞休皆
慰留 賜人參且問病狀終不得謝事所上疏言病
前後屢數十或一季再請同于例摺諸大臣亦無爲言
者十四季復扶病巡江至安慶安徽巡撫陳彝新擢用
初未識公見公病狀大驚固留公入城調養公以巡江

事未畢不可陳乃奏言臣與彭玉麟向不相識今見其
行步龍鍾語言蹇澀山朝廷必欲用之則當聽其養疾
以收他日之效奏上報聞以此乃知公篤老其季公再
乞病得請仍人詔無庸開公巡江差使公奏謝有子子
孫孫感激之詞猶以在軍數十季經手事繇仍不得遽
歸十五季冬乃還衡陽舁負登樓遂不復下十六季三
月甲戌病革舁至正寢乙亥薨夫人鄒氏子永釗皆先
卒歿無姬侍僮僕四孫童幼絕于部曲兵官之手可謂
丈夫矣公剛介絕俗然至性過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
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甯無子孫公時恃傭

書爲活歲不足衣食以太夫人憫念艱難芟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季所謂孝思不匱者也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弟玉麒游客秦豫遭亂隔絕廿季及公授安徽巡撫見邸鈔識其名始間關至軍中相見哭失聲護愛甚篤與共寢食而弟久客州縣服藥煙成飲公軍中尤嚴煙禁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斷煙飲必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鹽致貲巨萬公一無所取弟亦豪邁揮霍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

淮者悉收卹資之歲散萬金亦先卒遺妾女與公子婦同居以孤孫見綏後之公自領內湖水軍及後總全軍軍餉無所出不以煩公家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軍餉外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賓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及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贈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兩計其兄弟所散

財幾滿百萬而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
潔無援自喜至于接對友朋協和羣帥煦煦恂恂未嘗
有傾軋驕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氣陵之者必勝之而後
已其後望重季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斂抑誘接文士尤
能折節素工畫泐蘭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
至輒奮筆潑墨海內傳者過萬本藏于篋者一牛車不
能載尤惡浮華厭絕饋遺治軍廣東時民士恐餉不繼
共輦銀十七萬送軍中謝不受及歸眾以金排萬人姓
名列二繖志感頌其直萬金悉諭令各還其主且戒其
奢焉其繡字頌功者送海幢寺中治軍嚴肅恆得泐外

意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安慶有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詢詢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詢姓名居止便令牽出斬之民大歡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僞券索償債得遯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于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荅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微伺清勝于輪船擠之溺舫遂餌其妻父母及妻

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
無从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
督監臨鄉闈卽驟至叅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
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綸至陽陽若無事公數其情事
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迹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
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
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
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宮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
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矜寡者也遺疏聞奉 上諭前
兵部尙書彭玉麟忠清亮直卓著勳勤以諸生從戎轉

文集
戰東南各省所向有功會同原任大學士曾國藩創立
長江水師籌畫精詳規模悉備 受 先朝知遇由知
府洊擢封圻內陟卿貳迨粵匪蕩平蒙

穆宗毅皇帝眷念勲勞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加
太子少保銜朕御極後擢任兵部尚書嗣因患病迭次
陳請開缺降旨允准仍派巡閱長江水師十餘季來力
疾從公不辭勞怨復因病薨增劇請開差使當經寬予
假期並准其回籍養病頒賜人參方冀調理就痊長資
倚畀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彭玉麟著追贈太子太保銜
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

衙門查例具奏加恩予諡並於立功省分建立專祠其平生戰功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伊孫候選員外郎彭見紳著以郎中選用彭見綬彭見粹均著由吏部帶領引見用示篤念蓋臣至意五月十六日 子諡剛直公功績昭著其在鄉里行誼可敦薄立懦嘉言奇行不可勝紀今掇其落落大者及外所不知次爲一篇以待國史徵采及當世名公碑誄備削橐焉

桂陽直隸州泗洲砦陳侍郎季六十有九行狀

侍郎諱士杰字雋丞先世自江西遷桂陽州北鄉當宋淳熙時至明益顯爲州大族號泗洲陳氏有參政尙伊

由進士起家官監司有治績祀于鄉賢族多豪富至嘉慶時贈公兩世皆好客樂施資恆不給母尹夫人佐以勤儉躬操作教兩子讀且習勞樵汲負米或至數十里侍郎性穎慧質實端慤常從其兄士元會姻家嘉宴坐客百餘人有老翁指謂客曰吾聞天下多難則邊遠生材陳氏二童子其當之乎聞者稍稍異之顏翁工相人以女妻之家疑其貧翁曰此豈久困者道光中州試錄送第一人學旋補州廩生與兄游學長沙貧無齋糧族人醵千錢送之入嶽麓書院院長丁學士器賞之學使課諸院生得其文激賞置第一明年按試到州連得高

等選充己酉科拔貢生。廷試詩題獨得題解以一等
第一用七品小京官分戶部做車羸馬不喜造請時閭
文介在曹司以戇樸稱同僚或迂憚之一見相契若平
生歡曾文正于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鑒
裁自許傾懷延接未嘗輕詣也常宴門生酒罷投壺惟
侍郎與合肥李總督立三馬及後並膺疆寄傳以爲驗
咸豐元年丁父憂貧不能歸文正躬爲辦裝絛衣車簾
悉取爲贈旣而語臨朆鄺主事曰雋丞外樸內朗幹濟
才也二年文正亦以憂歸被詔助巡撫治團練防巨
寇是時廣西亂民已出嶺圍長沙陷朆昌安慶江甯建

僞號所在土寇蠡起桂陽土寇李明先聚眾應之別稱
洪順元季一方恇擾州生員劉占元夜造廬問計將安
出侍郎辭以居喪不言事占元曰卽亂成能持喪耶謝
曰季少望淺鄉里難用官法令不行諸公各散去徒爲
辱耳則相約請悉聽進止因集團丁得百餘人策曰賊
執大不虞我之敢取之也及其眾未集可卽掩捕之眾
如言夜徑入山寺明先唯與徒黨十數人居束手就禽
送官訊斬之知州犒團丁酒肉意甚薄侍郎告眾曰此
我利也官若重倚團丁徵調助戰守不得自主矣州北
鄉團練不邀功求賞始此役也未幾白水洞姦民李觀

龍聚黨千餘陷永桂廳城新田知縣任瑛手書乞援眾
議宐自保侍郎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卽躬率兩團
出境赴之道遇寇返走東犯將至州境突遇我軍俘斬
數百人餘眾破散其時省城虛弱僅自守永桂州縣界
兩廣數有寇警牧令或守或走院司皆不問鄉團聚散
勝敗牧令又不暇問唯桂陽州北鄉團有所稟承人人
得以自固守備甚設而侍郎未嘗尸其名曾文正治軍
衡州手書招之任以謀議唯以用舍人才爲大計反覆
進論他人或未知也鮑忠壯爲別校坐誣告營官論斬
縛帳前顏色不撓入見力請釋之左文襄與俱出文襄

問鮑曰今救汝他日知報否鮑仰天自誓因獨引退恐
鮑見其不市德自表褻大要類此三季從文正軍下湘
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壯荃出岳州至蒲圻遇寇
敗退曾軍新集營岳州城外寇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
能支遂水陸退走壯荃自以違文正誠致敗恥與俱退
獨入空城叻守文正憤懣將佐莫敢爲言侍郎獨進曰
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者壯荃字
也文正愠不應侍郎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逢顏色退臥
頃之自計曰爲千人請命奈何計小禮數復入請曰璞
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文正方環走遽停步曰救之如

何吾頃遣偵之城中無人但外有燎火卽召偵者兩人
質之侍郎詰之曰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
汝矣兩人具伏虛誑文正因問計侍郎具言賊無戰船
宜遣水師三版傍岸舉礮爲聲援壯叅因得縋城走出
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壯叅
後爲名將號無敵數同壁壘意以爲桂勇倚己乃能戰
有自功之色未嘗與言前事也岳州旣敗還屯長沙寇
遂略湘陰陸忝甯鄉水斷靖港上陷湘潭踞之巡撫閉
城以曾軍當敵文正遣陸軍攻寇甯鄉營官儲忠壯戰
死寇少卻已而復至塔忠叅救之別將周鳳山絳崇陽

通城未得還文正獨與水師十營居湘川中流上距湘潭九十里下距靖港六十里春水盛漲時多北風寇上下皆瞬息可至呼吸不自保幕府無所爲計侍郎私謂闔運曰今獨可悉兵援湘潭卽不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歿矣闔運曰如此君何無一言侍郎曰欽差自以無守土之責又本奉 詔赴鄂伺便欲出今還湘潭有退避之形其實爲巡撫驅除軍中皆不以爲利吾不能犯顏強爭子宜入說之闔運具言其計文正招侍郎使盡其說卽大悟飛檄塔忠叅旋師救湘潭侍郎又約楊勇慤彭剛直俱陳上攻之

便卽日六營先發明日督師親將四營繼之其夜文正
更用長沙人士計分兩道大軍攻上游自將攻下游已
而上游水陸大捷寇自稱兵以來屢抗大軍無搏戰之
事短兵相接自湘潭始我軍自此始知戰事不以礮爲
生歿而名將颺起克平巨憝雖有天幸侍郎本謀也當
文正往攻靖港時諫不聽請從不許及敗還而湘潭捷
書未至文正獨居煩憤欲自殺者數矣寬解譬慰情誼
益切其後論功以湘潭大捷由陳士杰建策 詔以主
事用仍留本部先已請歸省親未幾遭兄喪旣葬赴軍
則已克盩漢沿江列城直攻九江水陸軍鋒銳甚幕府

不復謀議留佐糧臺猶進策請屯重兵小池口以固水
師諸將以九江功在指顧懦其計已而寇果踞小池出
輕舟燒大營我軍遂潰糧臺還保漢口而永桂土寇以
泗洲團丁越境出討揚言陳京官已請大兵悉誅李觀
龍之黨所連及者四十八里鄉愚反側煽動烏合數萬
攻泗洲砦焚陳氏村莊都司諶瓊林將兵五百人合團
丁追破之侍郎在漢口聞亂單舸泝江歸侍太夫人自
此不敢復遠游專治團練綏輯鄉鄰永郴胥恃以安五
季夏連州土寇何祿陳金剛等結連嶺南北姦民號十
萬縣互數百里陷郴州北踞耒陽西連嘉禾藍山露檄

言本帥由粵泣楚撫郴及桂州牧豫逸佐領繼逃將不
戎衣兵不血刃而陳某職非守土心欲貪功其爲羣盜
所指名如此以故旦夕蒐治鄉兵分爲七團自率一團
攻賊杏村橋敗之橋在泗洲砦東南二十餘里賊舛拒
橋下斬溺百數皆勁悍魁率餘眾退保州城橋東南
至城六十里團軍乘勝逼之遂營城下賊悉召諸近縣
黨眾助守而王壯叅適領軍來援合兵圍攻一日不利
議退兵設伏誘賊出以鄉團先屯隘口王軍當追賊于
是北營仁義墟賊果分三部以一軍繞出我前侍郎自
率十餘人前按視營地見男婦倉皇南走知賊已北急

還勒兵先馳據險賊至見旗返走鼓譟追之王軍聞戰
返旆向城賊來追我者悉奔還陣斬陳材僞副帥也陳
良走从合兵復州城又捕斬李石保于郴之吳山石保
者州土寇故在北鄉瞰我動靜爲賊耳目有眾千餘與
何祿相首尾祿破石保擁眾東走自是無敢應亂者乃
以團丁七百城守而自將三百人屯城外以防郴寇頃
之郴寇果夜至外內軍合執擊之賊東西散走遂弃郴
踰嶺團丁復邀之州南正和墟大敗之巡撫奏功擢本
部員外郎 賞花翎委以南防聽截留州地丁正銀充
團餉人支錢月三千六百始立營號爲廣益軍取湖廣

南東西路鎮遏嶺嶠也營勇月支銀三兩六錢而廣
軍減其半示不遠征非列將比然是時湖南不能邊防
官士有能支柱者則舉以責之敗不能救反諉過焉守
令無所請命遇有營屯亦悉以空城委而公之勝則論
功飢不供其餉自甲寅至甲子十季之間永郴桂陽邊
地千里風塵之警唯泗洲砦廣老軍當其息危而以扞
遏石達開爲奇功石達開者僞翼王能合眾約束凶黨
所過不擾胡文忠撫湖北左文襄佐駱文忠治兵援江
西每遣將禦石逆則騰書相誇九季春達開擁眾由江
西循嶺西走諸軍望風奔避賊眾號百萬分七部前後

相繼結陣徐行人馬七晝夜不絕每行不由腹裏驛道
必行兩省及兩縣界上漫山絕澗或踐稻田田泥水立
澗成平地自贛過郴遂至桂陽州穿城北走廣峯軍二
營在州北屯花園砦花園三面環水一面平田萬頃前
有橋跨鍾水曰斗下渡渡南兩山通一徑遣一裨將將
百人扼橋賊夜至不意橋北有兵卽止不前後來者欲
退則隘塞欲宥繞皆絕厓無路止須天明守橋將初不
知賊眾寡但以大營在後不敢退揚旗吹角相持自雞
鳴及午侍郎自出督戰士眾飽食分列橋北兩山間鳴
鼓發礮相聲援賊前突陣將及橋小槍排擊發必命中

賊發礮憑高不能傷我發小槍則皆伏橋下避之于是
飢疲返走緣山追擊躡踐墜从遺弃槍礮旗械互數十
里賊西走新田復還東圍寶慶論者以達開若得渡橋
由常甯嚮衡州長沙空虛必不可守而賊糧益多東南
兵事殆不可問使他將屯橋堡聞州城破先已移營矣
使侍郎將客兵亦未能閒定如此一遏巨寇無蹀血之
功徒薪無恩不其然乎初侍郎季十四五自鄉塾還家
道經花園登望形勢忽然有用兵之算及戰罷始憶幼
時恍然若夢常舉以告人曰一戰之兆見于二十季之
時莫非天也其後行軍先計敗退以故廣老軍無覆沒

之事花園勝後而有熊羆嶺之敗亦爲侍郎見知左文襄之始焉當花園戰時賊改計由祁陽犯衡州巡撫急檄廣老軍與質字營合力拒之質字營官魏兵備喻義咎所薦拔也旣會兵分屯熊羆嶺張左右犄角之執軍食不繼二軍皆桂陽人同鄉里多親識或相約捕魚池澗中倉卒賊至捕魚者散走守營兵驚潰亦走侍郎自出督之不暇鞞鞞一足而馳軍士乃徐定還營別將顏錫蕃侍郎妻弟也屯稍遠聞賊至堅守不動徐出兵挑戰賊識廣老軍旗又引去然衡州已聞二軍敗人心大震質字營稟敗狀言右營先退右營謂廣老軍也左文

襄名爲幕客實專兵事每以侍郎京官難訶斥而質字
營官新拔用恭謹不欺初下檄魏名必次陳至是徑先
魏後陳或徑下魏丞不復關陳副郎已而奏薦以知府
用巡撫檄札相訓飭然熊羆嶺實未敗寇亦未北下侍
郎未嘗自辨也其後事大明文襄歎服以爲不可及曰
雋丞大器也以能兵稱之淺矣其季以援藍山江華甯
遠功 詔以道員候選明季胡文忠曾文正大治兵規
復江南每論薦人材輒首及之會江蘇省城陷朝議急
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沈機有謀奏薦 特簡授江蘇按
察使將所部四千人援蘇松侍郎自以前出時家居爲

盜焚掠驚憊太夫人今邊界日有游盜鈔掠而石達開黨部往來郴永以桂陽爲衢道不敢一日離因請巡撫代奏請養而書謝文正以防遏上游爲己任前後拒卻巨寇何名彪李復猷羅亞誨皆以少擊眾降其脅從同治元年州大饑衡湘亦歉食禁穀米無出境獨移書官士申救災恤鄰之義方舟運載開局平糶施粥城鄉哺數萬口時院司尤加意荒政聞桂陽饑馳書問狀得報已振卹矣布政使惲世臨語人曰賢者所在一方蒙福非虛語也明年廣東盜悉平郴桂解嚴乃往安慶謁曾文正至則欲奏署江甯藩司謝曰奉母命省公非求官

也時羣議斷斷李兆受必欲總督奏其反狀諫曰今懸
兵金陵生變滁泗肘腋之害不易防也昭受狂昏徐取
之一夫力耳文正執友何桂珍以受降爲兆受所戕常
恨不能報之聞言默然因更奏言兆受不反後克江甯
卒賴其力釋兵數季坐他事巡撫奏誅之淮泗帖然皆
如所言四季論防剿功加布政使銜江南大定而霆營
降寇復叛自湖北金口趨江西吉袁入湖南醴陵安仁
走郴州霆營善戰有名與諸軍皆習其虛實且相護顧
行數千里無與逆戰者時李尙書瀚章撫湘素相知賞
奏以郴桂列營悉聽調遣南路邊防兩廣餘寇攻剿機

文集
文川文
宜皆得以便宜區畫湘軍制將無大小異軍特起恥爲
他人統轄侍郎謙以泄之和以柔之有險難輒自當敵
遂扼要路擊叛黨于桂陽縣破之叛眾吒曰此有能人
復降者數千餘眾奔散自此不能軍蓋自金口以來唯
一戰而已時大舉援黔眾以侍郎將兵十季未盡其才
宜及此大建功名乃自抑退以賊平撤所統軍不欲以
乞養之員久握邊符力請釋兵巡撫不許強以名統三
營鎮衛南徼左右留二十人而已未幾並辭所統悉歸
之巡撫軍興以來諸員將均以連兵爲利逢時遇知超
然引去者唯侍郎一人非獨知君親大義其爲國惜餉

戒虛糜而惡張皇天性然也十季母喪十三季服除入
京巡撫特疏薦敘其功而孤介無聲援留寓邸經季直
省兩司缺出者十四未以名上值

穆宗大喪進入臨羣臣職名

皇太后記識之乃 特授山東按察使除夕被 命莫

知所自文文忠在軍機方息西事嘗延見咨訪因陳事
權不一之弊雖俱賢人猶患牽制其後一以兵餉事任
左文襄遂定新疆采其議也光緒元季到官時丁文誠
爲巡撫有清望重名治尙嚴肅屬吏承風頗以詰姦誅
盜爲能有大獄連坐甚眾讞之得枉狀具白巡撫下道

府覆覈之皆執前詞乃具牘申理文誠駁還之且面戒曰前司已定案確鑿矣對曰本司與前司無纖芥之嫌唯明知其冤而不能平反轉無以對前司耳文誠覆訊果誣又白請清獄囚除永禁之例乃民京控者嚴詰原告又以旱災通飭州縣慎刑吏風益肅常請疾數日文誠因禱雨語府縣曰須臾臺來乃雨耳我等誰無私心焉能召天和藩司大慙自此羣小頗疾忌之會文誠遷太護撫密疏欲劾罷臬司而文都統格來撫山東覆奏反劾罷護撫由是言官列款劾巡撫坐季節餽遺巡撫及兩司均降級調用時臬司既未被劾又已遷福建布

政使當公矣。朝廷以事同一律竝及之聞者俱駭異焉。王尙書語人曰：陳雋丞罷官而名益彰，大用不久矣。于是閩浙總督以臺灣軍務請調自助，有詔發往旋。

特旨署福建按察使。光緒五年到官，踰月署布政使。明年春實授福建貧瘠庫款空竭，特稅釐爲支發，稅釐鹽布茶稅爲大官吏以承平罷玩，久不及額。在任一季庫儲銀積二百萬，增于初任時十倍。又督修海口礮臺，工料堅實，省費鉅萬，尤爲閩人所稱。七年擢浙江巡撫，至則以海塘歲修爲民病，親往勘工，改委工員不令廳官與之。歲修支銀六萬，廳員率用石條加鐵鉗，令外

整齊排椿細木潮漱則腐悉改用巨椿長石又改築南
龍頭方礮爲圓形以避潮衝計工比往歲十倍而用費
減五倍食于塘工者皆怨謫經十季無損圯自以爲爲
公惜帑甚自得也閩運嘗問之曰公以爲浙江少用數
萬金遂富強耶侍郎曰吾極知迂拘然天性所拙奈何
八季巡海口又增築鎮海笠山港口礮臺及定海乍浦
礮臺護以長隄其後法夷船至鎮海官軍擊沈其一舟
憑所建臺也浙江臚錄不服官約束率先臚杭紹甯波
諸卷諸府州多以進卷呈薦遲不得取中侍郎充壬午
科監臨官遵定例督監試收掌分束發臚其弊稍革又

增顧海船爲會試舉人資裝浙江州縣苦貧瘠牧令多
不願之官上司強之往因或優容縱肆之無所糾劾任
未一歲劾罷十餘人擇其廉慎尤貧苦者調劑優饒之
是季被 詔移山東巡撫藩司送之曰剛有眉目而公
去矣蓋俗吏不樂澄清尤迂其所爲也山東自丁文誠
築南隄後河患及濟南論者謬建引河復南之說併爲
一談而山東京朝官建議尤夥其徬河居民貪河墾地
則尤惡遙隄以築民圩爲利各據所見爲言言官采之
月有數章 朝廷旣重河務章悉下巡撫河督而河督
專南河故河務責東撫以侍郎習地形得民心因有是

命又命倉督游侍郎會勘河工游侍郎初以諫園工
有直名侍郎前入都罕接賓客獨與友善游東人尤息
桑梓至則躬履勘所至民老幼哭訴各執一詞或言當
隄或言當掘流離滿目而相忿爭焦勞無所補每憤欲
自沈水時條陳河事者章數十多訾新撫不諳練且奏
薦工員請吏朝旨飭巡撫一以委之侍郎奏古今治河
不外疏分堵三策而以分河減流爲急隄距河近則隄
不便距河遠則居民爭地者不便今山東河隄距水遠
者裁三四百丈視南河隄近水過數倍南河工員來者
皆息其太近而居民以爲遠又方築官隄資民力甑不

能更修民圩故其興工次第督視不以浮言輟作于是
頌謫喧囂而舊員習工者患其覈實多託詞不肖爲盡
力游侍郎旣被 詔還更奏請 簡派大臣督工 詔

不聽許以故兩季奔馳專勞于河河決口前後百計決
則當振又困于灾凡疏引河四道築厯城至利津隄三
百餘里東阿至利津北岸四百餘里民埵千五百餘里
堵決口最大者五以利津十四戶爲尤險十四戶決口
奪溜八分而瀕海無木石稽料躬履工所晝夜督護隄
垂合而潰工役善水性者莫知其由侍郎乘小舟沿流
視水于上流數十丈下榘實之隄遂不漏眾以爲神語

官屬曰余幼讀時奉命視水荷鉏將築塍族有老農嗤之曰諺曰田塍邊堵水此謾語也書生何知農作引視一處下有巨穴築堅土實之水遂不漏余嘗愧荷之不忒于心今師其智也自山東受河患已來唯丁文誠曾步行按視自侍郎之督工青鞵徒步晝夜寒暑無間又多用勇丁以帥河夫工倍費省巨億計而議者益不饜適沿海設防並以海防草率劾之朝命大臣履視覆奏皆虛誣而吳副憲大澂會辦北洋防至登州煙臺見廣叅軍壁壘頗采其法增損爲營屯之式奏請頒行各海口侍郎自以從軍久知欽差督撫之不可並任因

奏 朝使不宜輕出會辦無益有損其後庶子張佩綸
以福建會辦獲重譴皆如所言海防軍罷積勞發疾十
一季春奏請開缺奉 旨賞一月假冬再請明季春復
請賞半月假四月從海軍王大臣閱伍煙臺五月有
詔來京另候簡用居二月疾少愈請假修墓遂還桂陽
十五季夫人顏氏卒既葬委家事諸子攜少子居衡州
府城寓廬蕭然唯以文史自適居三季疾大愈十八季
春還家上冢晨起俯而正履頓地傷足還衡州值生辰
猶避客居蒼頡祠屏侍從不異諸生六月患腹疾日夜
十餘起經百餘日客或過之容色如平常諸子在遠還

視疾悉促令去曰從公服官各無廢乃事十二月疾革
語不及家事聞屯營獲劫盜猶語人勞謝之曰除暴安
良俾民間歲暮得安枕吾受賜多矣癸酉平旦正衣冠
起坐扶之已卒季六十有九侍郎恂恂正儒語人若恐
傷性嚴毅而無疾言遽色以鑒別自許然未嘗言人之
短嘗言人各有能吾但取其長所甄拔同州人若魏兵
備喻義曹進士宏欽妻弟顏錫蕃甥夏時並有時名其
餘各隨地任器無乏財之歎鹿巡撫傅霖常問所短箴
以自視過高鹿笑曰然誠未見勝吾者侍郎曰一言之
善一技之長卽吾師也故每遇時賢銓衡輕重無失正

不喜立厓岸眾或疑其儒柔所稱薦者不尙標致當領
軍時有鄆太愚何應祺奇士也喜談兵才智縱橫恆默
聽之鄆居營中日言兵一日寇至見侍郎部署出戰及
營中守備井井明日不復縱談問之則曰被公瞞久矣
今何得更瞞我尤喜論文經講授雖舉業皆有气格彭
編修述及兄子兆文皆所指授又喜以文字決人貴壽
十得八九性篤孝老猶孺子慕少受兄教訓事嫂如母
兄子己子無異也人之見之者亦以爲皆其子兄二子
兆文旣入翰林兆蓉復以鄉舉有學行知名于時最以
自慰云師友恩義拳拳于心其家休戚恆若在己桂陽

僻遠無書籍人文未盛尤所留意建龍潭書院于州城
捐錢二萬貫州人聞風助之廩飭始豐其他育嬰積穀
祭田卹族之費甚巨皆在軍公費之餘悉以給公任巡
撫時姻族舊部兵丁來求效用者恆數百人悉令居城
外爲給棚帳居之出己貲資遣令還最爲巨費未嘗假
公款濟之來者輒一接見溫語慰令還亦未嘗嗔其干
瀆也官十季產業無所增諸子人給田百數十畝誦疏
廣語以勸勉焉生平無華侈之好珍美之奉持已敬而
與人忠故福祿彌臻事母登上壽夫妻偕老十子九女
孫曾內外百數子兆葵入翰林兆璜等均服官無忝家

聲幼子季十三以能詩取入州學中興將帥無其全福也兆葵旣爲狀述其父德闔運輒舉其子孫所未知聞者列于篇以待史館削橐焉

陳侍郎側室李恭人行狀

恭人李氏吳縣人父芝山以軍功官都司充江蘇撫標材官恭人少喪母貧無所依桂陽陳侍郎諱士杰光緒九年官浙江巡撫喪其長妾爰求淑女有友游吳聞恭人靜愿媒而納焉時季十有六女君垂老嫡子女婦及孫曾男女內外百口悉協以和侍郎治家嚴儉未嘗有愆怠之意婉婉恭謹眾咸加禮侍女君疾彌季愉色息

容同于孝子從鎮二省委任內政寢門肅靜婦職有程
酒食潔清衣裳澣濯無珠翠靡曼之飾前後十二季生
一子二女並躬自乳育慈養義訓無大聲色克遵矩凜
光緒十八季侍郎患腹疾夜中率五六起然好靜諱言
衰不令侍疾在旁恭人居側室聞聲輒起起輒先眾人
至晝或假寢欬步微響輒驚寐凡百九十晝夜晝夜百
刻刻必三四坐起扶侍無倦容八月初疾亟已治絞衾
俄而疾大愈愈而復病至十二月中病甚數日卒恭人
每哭頓絕朝夕上食侍郎子女眾多哀號動牆壁皆以
恭人過哀頻歐血懇不勝喪哭相止也侍郎卒時家人

已知恭人必殉遣嫡孫女專防護之恭人默默恆若有
失將卒哭前數日請諸子兆奎爲已作書上其父兆奎
其所慈養前庶子也未成童時以恭人攝家政求取或
不如意詞色有怨怒恭人未嘗忤言徐勸之而婉譬之
至是入州學能文知禮矣念恭人恩禮事之尤謹及當
作書因請曰母自能書何爲而假手恭人曰吾久疏筆
硯心煩亂不能成文語吾翁季將老無人顧念當惜錢
防老今大人壽終女亦將歿不出百日內也病狀王姬
具知之後問可詳兆奎以示諸兄皆異其言曰徒使其
翁息疑書不必發恭人顧曰促信局收條凡三四日乃

別作平安書寄其父而以收條示之未三日恭人竟仰藥歿王姬者其鄉人從嫁來者也尤守護伺察恐其必殉當八月時或言洋藥能治痢求得道光中洋藥每服數滴餘在恭人所王姬求之急告諸公子及嫡女夫程郎並索之恭人出藥而王姬知其猶有藏者苦索之恭人衣底出剪刀示之曰汝無苦相逼也留藥吾猶得全尸公藥不能奪吾剪決喉刺心汝何忍矣王姬泣不能對恭人乃徐譬以寬語光緒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平旦恭人起仰藥還臥嫡孫女乃起問姬漣起何早曰腹痛耳及朝奠恭人不卽位已視靈坐而笑眾譁問服毒耶

對曰服毒矣于是家人大驚求所以解之者又知恭人
不肖服解藥侍郎兄子兆蓉侍郎最所愛也執藥躬進
之且曰不飲當率諸弟跪進之恭人愀然曰三少耶何
必然吾爲畢此甌立飲遂盡謝曰飲無益也徒增苦耳
前已況酒矣子女環而泣藥發恭人覆衾側臥長女伏
哭呼之揮以手幼女初免乳略不一視其日黃昏遂卒
季二十有七卒之日聞見者莫不敬嘆謂其從容閒定
有君子之風也比斂啟其手臂有刀痕三寸許王姬乃
言曰當侍郎疾亟時微聞有刲臂和藥事又聞女公子
亦刲之事忌宣揚故不敢言也諸侍疾者乃追念恭人

侍疾時未嘗頃刻離又扶持按搥用手力時尤多初未見其恹弱護痛之狀信乎鐵石人也以此處必無難矣侍郎垂絕而忽愈延三月豈其誠感耶侍郎諸女外孫或長于恭人及羣從女夫省謁者恭人侍側請之坐未嘗有坐待嫡子女婦諸孫情親而禮謙人情剛柔緩急不齊處之雍容有餘百口同聲賢之論者以爲尤難于外外時或問諸子女當屬託者則曰兄姊多自皆愛憐撫教之一有所託徒示偏私且非吾分也其知大體如此惟急爲幼子求婚家請于侍郎擇闔運幼女未問名之先恆恐其不諧侍郎官無餘貲旣告歸以先產分諸

子各二百五十畝恭人以己子田悉請爲桂陽州書院
學田蓋其期子以遠大非尋常婦人也前歲其父來衡
省之適侍郎還桂陽恭人告嫡子留之外舍未嘗出相
見日食供具減于諸親友侍郎歸乃出覲父焉衡州人
傳其知禮其殉也待侍郎遺疏聞 朝旨賜卹而後引

決自侍郎疾病疏食經半季歿前一日語人曰明當解
菜矣諸嫡子欽其風烈念無以報之乃以兆璜官馳封
請 贈恭人零桂士大夫將上其事于 朝而闔運以

爲近歲郭楊提督龔總兵均有妾以節烈見稱 特旨
旌表恭人之處外智矣 蓋度其必病弱延息而廢家政

故不若早歿非欲侍郎被曠禮之名也婦固以持門戶
撫孤韓睦爲賢一歿何足以見德故狀其所聞知以待
傳列女者知賢明之貴于節義焉

旌表節孝晉封太夫人衡陽程太夫人萬氏年八十有
七述狀

衡陽程節母萬氏卒未逾月衡之耆老搢紳百數十人
合詞上縣府頌其賢請上道司巡撫依鄉賢例上狀史
館以勸婦德巡撫徵其事先旣以節孝承旌表矣後
復以子官加級封太夫人鄉之人猶以爲未稱褒揚不
謀同詞而有此請近歲聞見所未有也闔運故與其子

友善其孫曾皆受業弟子按前呈事實未盡已而其孫
龢祥以狀來請爲次之狀曰萬氏衡陽十八都人也爲
演陂大族父諱載陽居城南母丁氏生三子三女節母
其季也幼而婉靜父喪有禮季二十一歸同縣程氏夫
諱世雄字靜盦贈資政大夫母尹氏有二子長世英早
卒其妻何氏無子後以節同見旌表所謂程氏雙節者
也節母嫁三季而夫卒時季二十三有一子曰學伊生
未滿歲明季復遭姑喪程故休甯人商于湖廣分散或
在漢陽或在衡山清泉在衡陽家中貲有世僕取伍姓
子爲子冒姓程曰徽伍免奴居祁陽瞰衡陽程氏族親

少兩寡婦來日淺公率其子婦來言當繼長房入宅分
居且謀殺孤兒扼之幾死又置毒飯甑皆爲節母所覺
察以免無何節母遭母喪益孤危親友憇徽伍凶橫莫
敢遏勸旦夕惶惶持兩季不決節母請伯妣曰伯無繼
覬覦終不休請以孤子兼承大宗如是訟于官有辭可
拒爭繼者縣令帥承洙廉明吏也稔其事以兼祧存案
嚴懲徽伍逐其妻子出境然程氏廢業久訟貲財且罄
姑柩積歲不能葬俄而南門火燒及外門室中唯娣妣
及婢媪數人救火者爭趨鬧市唯夫族子紹禹冒燄入
視倉卒共移柩後園火愈烈娣妣號泣翼柩不肯離左

右婢媪惶急亦不得走乃共見白衣人行牆上持扇揮
火火遽止紹禹已抱孤子出矣凡燒四百餘家唯程家
介其中四壁巍然道路傳異嗟歎又聞婦女數人能舉
重樞益以爲有神助於是程氏雙節之名顯矣居五季
何氏亦卒獨撫孤子持門戶勤儉自勵復起其家自見
遭患難瀕危夙以得安全恤貧憐孤弔夙助喪恆先人
而後家子長教以謙和信讓任恤篤義尤敬禮文儒聲
名藉甚衡州士大夫如常豫楊江兄弟貴公孫子皆與
學伊游如昆弟之歡及軍興而郴桂將帥唐訓方陳士
杰之倫並倚學伊爲北道主人籌備兵食彭玉麟自弱

冠與學伊交友及將水軍凡水軍將領皆主學伊門庭
喧闐日恆具百人之饌節母未明而興待雞鳴而息自
五十至七十餘幾三十季如一日湖南憲司府縣豪傑
知名之士人人知有程春甫則人人知其有賢母自傳
列女以來匹婦之名未有遠聞若此之盛者也每歲節
生日男女賓客恆千數百人外厖具內接諸女賓雖三
尺童妾未嘗簡慢必親與均禮其後子夙謝家事傳政
兩孫猶每旦問客所食及姻友所不足或輟己饌物以
供之以故程氏四十季來子孫謹厚賓客常盛其爲子
擇師尤慎訪延名儒致敬盡禮縣有孝子洪洛書館之

家每進珍饌時果菜輒不食遣子問焉則曰吾父母居鄉未能得不敢嘗也自是每有時物必專使送洪家恐師辭之又託告以附便非特送也旣頻頻如此洛書感歎常告人以爲能錫類者及後見公舉節孝事狀及同時贊頌文詞輒歎曰美未盡也闔運旅衡陽節母季六十矣聞闔運飯必家炊居人家不能三日留問其食節每晨起攜婢入廚督執爨者別作飯以飯之闔運雖慙悚不自安然至則如歸往往過旬日以是其孫龢祥曾孫崇信皆從問經義古今文詞崇信當赴試矣強留之令卒業其季崇信舉于鄉爲房首闔運喜逾于己子之

得曰今有以報程母矣是歲節母年八十有六亦告人曰六十季送子孫讀書今乃見曾孫鄉舉比季喪病連延得此差自慰及明年而壽終豈有待與自初爲婦時姑已喪長子多息少歡恆夜起禱祝露立達旦百方圖所以解慰者卒不獲久侍奉每以自憾姑二姪孫無父母躬撫育之長爲娶妻資其生計其長者從軍山東而妻从遺一子五女次第昏嫁皆出己節省之費母家二兄皆先卒奉仲兄恤兄子皆終其身二姊家亦彫落時其有無而恤其孤程氏長房遺一嫠有狂疾子又不力爲娶婦未幾相繼从嫠老疾不瘳爲傭嫗護視之舉其

三喪其他所資給昏嫁者以百數歲施予假貸者不可勝數膳田歲租千金悉以爲施六十餘季以巨萬計終身布衣裙粗食以率諸婦女其嫁婢必擇樸儉之家遣送裝具悉備略如嫁女嘗有賈客取婢去他縣客舛婢轉賣入倡家遣子告官百計贖之自是尤慎訪問或爲農工妻或爲士大夫妾皆視如女歲時來慶謁必客之子女同至若歸母家姻家婦女貴倨者見其高季謙德未嘗不懣然而服自寡居未嘗出內寢門雖篤老未嘗獨行必以孫婦若婢媪自侍母家從兄弟嫂婦親來迎請終不往每訓家婦女曰吾無才德唯知恥耳知恥則

待人處己自有禮而尤以敬待貧老爲先凡驕慢者不知恥也聞者以爲名言程氏遷衡陽時藏休甯家譜三世旅漢陽失之故有徽伍之事道光中遣族子還休甯求譜牒以來系以遷衡本枝而重刊之三世祖葬漢陽遣置墓田及衡山清泉凡程氏先塋皆有田廬以奉饗祀族人客歸者無田宅則供給之當重刊家譜豫爲二孫名其後長孫蘇祥奉大宗次書祥爲承重孫如其素所期蓋初以寡婦攜孤兒勤劬六十季身見六代家人至數百指內外孫曾男女數十人僉曰仁厚之報子學伊字春甫由監生以軍功保至花翎道員加三品銜先

十季病故長孫蘇祥縣學廩膳生曾孫崇信光緒癸巳
恩科舉人前瀘溪教諭崇典崇功崇漪元孫嘉垚以
兼祧孫降服無明文請于部仍依出繼例降大功以下
有差次孫書祥四品頂戴鹽提舉銜候選通判以父兼
祧例承重持服子崇堃詹事府主簿崇明崇輔崇夏次
孫衍沛殤以蘇祥次子崇芾後之還嗣本房爲曾孫崇
芾子嘉喜嘉培爲今孫孫女一人曾孫女七人今孫女
三人咸豐十季旌表節孝建專坊同治元季封太
恭人六季晉封太夫人光緒二十季五月己亥戌時
卒季八十有七史館之例傳列女不宣付皆由采訪撰

次謹刊削家狀略述大節備大雅君子削橐焉

...

...

...

...

...

...

...

湘綺樓文集卷第八

...

桂陽陳兆奎校刊